

法滑

蕭軍著

行發店書民

一之庫文原燎

涓

並 留 蕭

行發店書原燎海上

## 前言

創作新的罷，

總比整理舊的有價值。

### 一

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的早晨，我帶着很大的決心，把這原稿的全部，嚴密地封進一個紙袋裏面，並且在外面還加了上面那樣兩行字，算作決心不再來觸動它的標誌——

從去年十月十三日回上海到現在，也將近七八個月，這之間，儘做了些什麼呢？一點自己的工作，常常感到一種難心！更是遇到較熟的人，或是未見過面的生人信中，還常

常要這樣垂問的時候：

「您現在工作什麼呢？第三代的第三部寫完了吧，現在開始第四部了……」

「那裏……還沒動手哩！」

如果是半生不熟的人這樣問我，在回答的時候我還得要表示一點謙和，感激或帶點微笑，這樣才像禮節。在信中我就干脆說：「還沒動手，」至於更熟一點的人，那我回答他們就只有沉默。

時間是鳥似的一時一刻地飛去了。我做了些什麼呢？我創作了什麼新的東西？開始的工作準備好了，却不能動手……每次翻檢書篋子的時候，一看到這個紙袋，更是那兩行字：

創作新的罷，

總比整理舊的有價值。

這更使我感到一種羞慚！我沒有理由再來觸動它，因為我已經幾次要把它整理出來，完成它……終於沒有做；幾次要拋掉它，燒掉它，也曾取決過我所尊敬的人，他也曾囑我寫完它，不要拋掉……可是我也沒有做。最後，竟把它屈辱在這個紙袋裏，並且還加上了那樣兩行侮辱的字……使它將要永久被遺忘……如果我再撕裂這封皮，這是侮辱我自己！一個可恥的羞慚自己兒時的人。

一天，我還終於又撕裂了那紙袋，把它們托在手上……眼睛感到一點濕潤，我要吻一吻它們……但是又沒有這樣做。

一一

『愛自己比別人總要親切些；愛自己每個生活的脚印，也更甚些！』  
在別人的一本書的後面我會寫過這樣幾句話。我是並不怎樣珍視自己過去的一

些瑣碎感情的記錄的，但却愛它們，愛自己也就是愛自己每個生活的脚印……這却是事實：「所珍視的未必就是所愛的。」

這本書沒有我自己在裏面，透過這書，却縱橫地有我自己生活的脚印在那裏真切地存在着。當然這腳跡慢慢就會隨着我的記憶模糊，消滅……因為現在它們還清楚——這就是我仍然把它整理出來，並且付了印的第一個理由。

『把你那部舊稿在我們這裏出吧？』一次書店老板這樣同我說。

『不吧……這要使你們賠錢……因為這是一部舊稿了……並且還沒有寫完……』我笑了笑搖一搖頭說。

『你可以寫完了它呀……』

『不，現在再寫這樣稿的心情，提不起來了，並且感覺得筆致也有些兩樣……所以決心不再寫下去——』

「那麼就這樣吧，在我們這裏出……我們不怕賠錢……」

我們共同地笑了一陣，可是我還是提示了他，說：『這是要賠錢的。』同時自己心裏確是也這樣感覺到：爲了這書使他們賠錢，還莫如自己印好。可是竟又答應下來——直到現在還似乎感到一種不安。

### 三

寫這書的起始約在一九三三年的春天。每天在哈爾濱一張報紙的副頁上登一點，唯一的目的就是每月拿一點錢。不會想到它會成一本書，也沒想到會有幾個讀者來讀它，所以寫這稿時也很草率，常常是編者先生在那裏等待發排了，才回來寫。有時現從日的口中聽取一段故事，再加上一點自己的意思，這樣就成了。今天這樣寫了，明天怎樣寫呢？那是從來不想想的，也就相同我們那時的生活：今天吃了，活了，看到了太陽……明

天怎樣呢？那是不知道的。

這樣繼續了幾個月，終於那個報館的總編輯提出了意見，他說這小說沒趣味，不能號召讀者，問我能不能改寫點「章回體」的小說，像張恨水的啼笑姻緣那樣的，使每個太太、小姐、老爺、市民……之流全樂讀的東西？稿費還可以加多點。我說我不能。這小說於是也就不再在那副頁上佔幾寸的地位了。接着這位總編輯却自己出馬，真的寫了一部章回體小說，地道的仿照張恨水，在我原先的地盤以外又加了一倍半，開始登起。我呢，爲了要活，每月却只好寫點「漫談」、「漫記」之類的文字，聊以拿錢。

在這小說截登的那一天，我也曾寫了這樣幾句話：

『讀者們：

涓涓就這樣結束了罷。

每天這樣涓涓地流，我想不獨讀者們膩了，連我這寫的人也討厭了，何況這又是一



點「淡而無味」的東西沒有愛，沒有香，更沒有軟綿綿的溫情話。

我原定的計劃本來再有幾萬字就可以寫完它，如今總編輯先生催着文藝編輯，文藝編輯先生便要催着我這小撰稿者：

「涓涓還不完嗎？快些結束了，再寫點別的吧！」

公園的篇幅又這樣小，義務的投稿者又是這樣地多，我這篇破稿子還要拿幾個稿費，對比之下，涓涓的稿子每天也只得登載那樣一點點作品（？）本來就稀鬆平常，而又登得那樣地少，我確知道，如果有人讀的話，也就如看不連貫的影片一樣，燥而寡味。

幾位遠方來信的友人和近地的友人也常問着我說：「涓涓爲什麼每天登得那樣少呢？你寫不出嗎？」

我只有笑笑地說給他們，或是在信裏這樣解答：

「這有什麼辦法呢？登載多少是報館的權限啊！一天幾千字還寫不出，只有鬼才這

樣懶……」

文字一論價去賣錢，更是這樣地賣法，這比一個四等賣淫的女人還不如！還有什麼「情」什麼「愛」……不過拼出了一具脫了靈魂的軀殼，隨顧客們怎樣喜歡就是。

涓涓就這樣結束了罷。將來如果我能夠拾到一筆錢，也許把它補足了，印成一個單行本。那時候，也許賣，也許一個錢不要，外搭郵票，送送想要它的人。不過這還是後話。」

到了青島（一九三四年六月）因為在一家報館裏做編輯，每天要剪報籌稿，便把這登過的稿又重登起來了，以充篇幅。那時候也曾企圖續完它，待登完了，印一個單行本。恰好，正在準備續寫的時候，報館也就關門了事。於是我又帶它來到了上海。這點稿子雖然不起眼，它的運命却很曲折，如今終於還是秃着尾巴和讀者們相見了。

那時候寫這稿時，除開換錢以外，朦朦朧朧似乎也企圖在那裏面使程度低於我的讀者們，得到一點什麼。於是拐彎抹角把自己知道的一點東西，比方常識術語之類，總是

儘量塞到裏面去，也在這樣偷偷地這樣想：萬一看報的人，偶爾讀到這段文章，偶爾因了  
一句話或是一個字眼，能夠引起點什麼作用來，不也是很好嗎？——如今我重抄了一遍，  
却把這些地方刪節了許多，一方好似我有點進步，懂得那樣做太淺薄；一方也正表示自  
己慢慢也懂得「生意眼」了！我愛我那當年的「淺薄」的心情，却有點卑視這現在的  
「深沉」

這書印成，附帶我却有個小願望：

就是希望程度高於我的讀者們不要買它罷，這對於你們沒什麼用處。至於程度低  
於我的讀者們，買一本倒不妨，也許這裏面的一句話或是一個字眼能夠帶給你們一點  
什麼所需要的。同時我盼望書店能夠定價便宜些。

封面係林千葉君所作，謹誌謝。

一九三七，六月，廿一日下午——上海。

第

一

部

瑩妮和涓涓的相識，是在哈爾濱崇德中學第一年的期間裏。

瑩妮是十六歲，而涓涓比起瑩妮却還要小兩歲。她的身材又是很短小，無論是在她們本班中三十個人的裏面，她是最小的一個，就是在全校近乎四百個同學的中間，她也算最小的一個了。再加上她的性格爽利，身體強健，同學們便贈給她一個怪適合的綽號：

「Ball 姑娘」

由涓涓一變而爲 Ball，並且在 Ball 上面，有時還要加一個「小」字，這似乎是涵有一點侮辱意味的玩笑。她起始是不高興的，可是人們却偏要這麼叫她，甚至干脆地連她的本名全給取消了。久了，連瑩妮有時也要這樣叫她，在這樣莫可如何的羣底勢力下

而，她也不得不默默地承受下來了。事實，這不是一種惡意，她也知道了人們正在開始怎樣地喜歡着自己。

一一

第四課室的一面窗口，是臨着一條廣平的長街。那街，在交通上似乎不是一條怎樣重要的，由那來往不多的車馬和行人，就可以判斷出來：如果你要肯用一些心思，你總能夠記清一天裏由這條街跑過的洋車，汽車，馬車……的號碼；馬的毛色；人的約略的面貌和他們特殊的走路的姿勢；人力車夫們躬下去的身形——困疲的還是精壯的。

雖然這學校的四圍是這樣的悄靜，可是當每天放晚學的時候，却也要習慣地紛擾一個時間。忙碌着回家的，或是到什麼地方去的……你可看見，她們是怎樣地，一面不按正規跳下着校門外的士敏土的台塔；一面企圖把頭上的帽子扯得相宜了，或是趕扣着

大衣的扣子……一種近似將被赦免的囚犯那樣迷惘，那樣歡欣！

縈妮每天要站在樓窗的裏面，透過窗上的玻璃，看着別人是怎樣地一個一個向回家的路上走……她常常要看着走去的最後的一個人，送着她的背影消沒；她還要站在那裏，超視着灰色的遠天底雲，一個或兩個高飛低飛的鳥雀，街樹的尖梢……一直到那禮拜堂的尖頂，被暗灰或是淡赭色的晚霞籠罩了，她也還要在那裏呆立着。

今天，同往常一樣，她還是從窗口向外臨視着：看着每個人來去的頭頂和背影，最終，幾條很熟悉的背影出現了。

那一共是三個人。一個是小嫻，一個是荷子，她們全是穿的黑色衣裳。可是介在這兩個人的中間，又是稍稍走在她們前面的那個穿了大紅顏色斗蓬的是誰呢？這使縈妮的思想停止住：

——這個孩子……是誰呢？穿了這樣顏色的衣裳！

經過短短的思考，她自己笑了——唔！原來是她呀！

爲了這，她更親切地看着她們一步一步安詳地離開校門，漸漸地遠了，一直到那兩條較長的黑影，挾着那火紅的一小團，轉過一處街角不見了，她還在親切地望着。當時她奇怪地竟起了一種恨意：她恨她們爲什麼竟連頭也不回一回就那樣走去！她們真的不知道還有一個孤零的人，在這裏，每天眼送着她們每個背影幸福地歸去嗎？她的眼睛不自覺地濕潤起來，順手從衣袋裏扯出一條手帕，惘然地揩抹着。忽然，又是一點點紅的顏色，在她的眼前起了一個閃動，她發見了原是那條絹子的角邊上，綉着的幾顆紅色的小星在閃光。絹子的顏色是白的，白得就相同將落在地面上的雪，還在不安地顫動着；那小星就如將流出來的鮮艷的血滴，潑洒在上面。每顆小星還全綴着一條桃色的小尾巴；在別一個邊角上，有着「涓涓」兩個小字，也是用紅色的有光的絲線綉成的。——這使瑩妮又回想起她和涓涓由同學到朋友的路上的發軔期。



那還是七八月間天氣乍涼，初秋的時候，在第四班裏陡然流行了一種「刺綉熱」。每個人，每當休息的時候，幾乎全要拈針撚線，弄這個玩意兒。瑩妮爲了要破除那秋天所引起的落寞的情緒，便也隨着別人弄一些綵線，有空餘的工夫綉些什麼玩玩。但玩得膩了，便將綉好的東西剪得細碎，偷偷地拋向了什麼地方去。在真正的刺綉課的時間，她却又從不肯去動一動針線。雖然刺綉教員有幾次催促她把綉好的東西交出來，但她却甯可綉好自己去剪掉，也不肯把人情送給那教員，好裝璜她的功績。

不獨繡好的東西她不肯給那刺綉教員去壯門面，就是同學裏面，她們也是得不到的。如果有人向她要得急了，她便要這樣說：

『不要鬧罷，這全不是我應該給你們的禮物呢！隨便拿我別的什麼吧，我一點也不』

吝惜的！』

事實，瑩妮並不是一個吝吝的人。可是爲什麼對於這類不足吝吝的東西却要寶貴起來呢？寶貴罷？爲什麼又要自己剪掉呢？這又似乎是一個謎。

一天，刺綉課將完的時候，一些人們還圍着她，看她手中正在刺綉着的一隻雁。那隻雁的背襯是一顆淡白色的月亮，臨照着一片無涯際的大海，在天和海相接的地方，淡淡地還蜷伏着一些灰色的雲團。

雁的全身和背襯早是繡完了，未完的祇餘了兩張赭色的嘴角和一隻眼睛。

『這回……可該是我的了。我們大家伙守着她，這回再不能任她剪掉啦……』

小嫻探着一幅胖圓圓的臉形，下巴抵着自己的拳頭蹲在瑩妮前面一隻椅子上。笑開着一付鮮紅的闊大的嘴唇，康強地半露出一排勻整而白淨的大牙齒，說完了還把兩隻吊梢的大眼睛，無目的地向人們睜眯了一下。接着又重復了一句：

「這回……可該是我的了……」

人們並沒有誰來回答她，全把眼睛集注到瑩妮手中那隻雁的喙角上來了。——上一片已經綉好。

小嫻比瑩妮小一歲，比涓涓却要大一歲。她身材的高度不獨在全班要坐第一把交椅，就是在全校中也是「唯我獨尊」。她喜歡淘氣，喜歡玩，更是喜歡吃用花色紙包裹的小餅乾。她不獨和瑩妮好，和涓涓也好，全班中也幾乎沒有不喜歡和她要好的。

她和瑩妮好起來的原因，她倆全愛玩，和淘氣，更是全喜歡吃用花色紙包裹的小餅乾。小嫻和涓涓也是一樣：淘氣，玩，吃小餅乾……但涓涓和小嫻却比瑩妮要早好一些。當涓涓和瑩妮還沒有做朋友之先，小嫻在中間總是為她們殷勤地介紹着：

「瑩妮，我們底Bali真好啊！她真能氣我們底「老母鷄」呀——我們底Bali兒不在嗎？」

小嫻從椅子上站起來了。本來她的身量比別人就高，如今她立在椅子上面，這引起了人們底大笑。

涓涓這時候正坐在自己的坐位上悶氣，她聽到了人們底笑聲——小嫻站在椅子上像個司令員似的，張着嘴也向她這面發笑，自己也被感染得笑了。便用着「馬步」一跳一跳地也加入了這人羣裏面來。

「你們笑什麼呀？」

沒有誰回答她，人們還是繼續着自己的笑，有的又把眼睛歸復到瑩妮刺綉着的雁的身上。

在刺綉課上，涓涓和那刺綉教員——那個綽號「老母鷄」的柳訓育員——鬥過了嘴。她正回想着那個教員怎樣站在講台上，挺着肚皮向她們說：

「什麼是我們女人的責任？就是嫁了丈夫，應該怎樣賺得他們歡喜；有了孩子就

「得會做娘……」最後她又說：「你們不要小賄了刺綉呀……這纔是發展女人天才的大道理……女人不相同男人……」

涓涓氣得近乎要發瘋，她和她理論，她說：

「惟有「奴心未死」的女人才會這樣做……」

可是那個大量的教員她不肯和她辯說，祇是用那雙環形的小眼睛瞟一瞟涓涓，繼續着自己的話：

「……諸生，你們還是年青呢！你們是不知道做太太的責任和權利哩！慢慢你們就知道我說的話對你們是有用的了……」

還不等到她的話告一個結束，涓涓就嚷着：「放屁，放屁，」一面掀動着桌蓋，响着Pa—Pa……的聲音，接着別人的桌蓋也響起來了。

這次，柳訓育員不再大量了，她的臉色陰沉下來了說：

「好，你敢這樣侮辱師長，我一定要報告校長開除你——」

「去——報告你的去……」涓涓隨着桌蓋的掀動，又這樣大聲地添加了一句。柳訓育員真的走了，大家看着她那一擺一搖的屁股，拖了一雙纏而後改的不規則的小脚，真如一隻將孵過了卵的老母雞似的走了。

涓涓的心臟開始起了一種近似空虛的跳蕩，可是她一看到那可憐的背影，憤怒又代替了這空虛。那剪過的頭髮，可是還留得那樣長，縮留在一個膠質的琥珀色的大髮針裏，像一隻鴨子尾巴似的高翹着……她真要把她立地拖回來，踢破那肥滿的肚子，使大家伙看一看裏面究竟全盛着一些什麼東西？

人們全爲涓涓有些軋心，但在聲妮覺得這樣學校即使真的被開除了也沒什麼值得可惜。

「涓涓，小心鷄啄你的眼睛。我們不要惹這樣可憐的人罷。」

瑩妮笑笑地，一面還綉着那隻雁的下一片嘴角；一面動一動身子，意思讓涓涓坐在自己的旁邊。

「隨她便吧，不要說她是一隻鷄，就是「鷹」來又能怎的？」

涓涓說話的時候，小小的嘴唇，輕輕地噴落着唾沫星。

「鷹」是她們校長的綽號，因為她那瘦削的兩腮和高聳的顴骨，再搭配着一雙金黃色有點顯着透明的瞳球，眼角和眼尾又是那樣向下面勾曲着；長長的門牙，根性又陰狠毒辣，人們一見到她就會聯想到一隻鷹，一隻貪而無厭的鷹。

「你儘弄這些玩意怎麼？」

涓涓問着瑩妮，但一面自己兩隻大眼睛却不離開瑩妮手中綉着的東西。

「這不是很好玩嗎？」瑩妮側一側臉，看一看涓涓說。

「這又有什麼好玩的？儘弄些舊時代大閨女們的玩意兒，你不嫌氣悶？」

瑩妮笑着停下了針，看着涓涓那無邪的孩子們所獨具的豐神。蹲在對面的小嫻有點不耐煩起來了。因為她正等着獨得瑩妮手中那隻雁，涓涓却來打擾，她一伸手扯住了涓涓的耳朵命令說：

『小 Ball，趕快閉住你的嘴，不然，我一脚便將你踢開——』

涓涓一伸手也扭住了小嫻的鼻子，噪叫着說：

『憑你這大象還敢怎的？我今天扭斷你的象鼻子。』

人們全笑得擁擠起來。荷子不知從什麼地方擠進這哄笑的人羣，她攔開涓涓和小嫻的手說：

『鷄，正在向「牙」——校長的又一綽號——訴說委屈呢！她們計議着要開除涓涓哩！』

笑着的人們底臉色，全陰暗下來了，特別是涓涓。瑩妮的雁綉完了，小嫻却忘了來搶。



接着隨了打上課的鈴聲，校役阿五走進來，通知涓涓，說校長在校長室裏請她就去。涓涓看一看別人——有的還默在這裏，有的在準備上自己的課了，祇有瑩妮還以沒什麼變更。她扯過涓涓的一隻手說：

『去罷，她不會開除你的……她們不會忘了你是誰的女兒。』

涓涓去了，大家纔各自悄然地走進自己的坐位。這一課是「國文」，但當國文教員還沒有來之先，涓涓已經是一跳一跳的跑進來。來不及說話解釋，祇是把手向人們搖一搖，表示是什麼事也沒有了。

從這天，涓涓和瑩妮她們便做了朋友。

#### 四

瑩妮冥想得疲累了，她要離開現在的窻口，到宿舍裏去休息休息。當她臨踏着下樓

的梯磴的時候，在樓梯轉角一面大鏡子的映照裏，看到了自己，她又停留下來，一動不動地站在鏡子的前面，凝視着那條近乎灰色的孤獨的影子。一具兩隻腳正踏着兩個階段，身子一半倚在扶欄上面的影子。那影子不像小嫻，也不像涓涓。那影子似乎在向瑩妮笑了，似乎又在點頭，同時出現在那影子的臉上還有了一點點稀薄到不能夠辨清的微紅。

——吓！還要顧影自憐嗎？

她這樣自語了一句，便低着頭加急地跑下了樓梯。

宿舍裏面的人們正在評論着這次月考，某個先生給的分數公平不公平？某先生偏厚了誰；混雜着得意的尖叫和失意懊悔的嘆息……

『你全答對了吧？』人們知道瑩妮平素是不理會這些，可是也要這樣問一問。

『全對了！——』瑩妮接了說：『在我覺得可是全對了，究竟真對不對，我也不知道呢！』

人們全笑了。其中笑得最厲害的是珉，因為他和瑩妮在課堂的桌子是緊鄰，瑩妮所有的答案，她幾乎全看過了。她知道這次月考，瑩妮多半是要不及格的。

『瑩妮！你真能「虎」！我們啊！你真答對了嗎？』

瑩妮望了望珉，笑得那個樣兒，自己也禁不住笑了。真的，連瑩妮自己全忘掉了儘胡亂的答了些什麼，就把那考試的時間一次一次地混過去了。還能記憶一些的就是那每個教員和校長看到她的試卷時，眉頭是怎樣地攢聚着，或是冷淡的笑一笑。其中最厲害的是那位數學教員宇先生：

『章瑩妮，你這卷子就這樣就成了嗎？你又忙得去玩嗎？好，這次是一分也不能給你

……』  
瑩妮向他笑了笑，就走出了課室。

『珉，我們喝一點酒好不？』瑩妮一側身倒在了珉的床位上，眼睛望着頂棚說。

「胡扯……」珉也挨近地坐在了瑩妮的身邊，看一看瑩妮的臉，也看一看各處分散地集結着的小羣，她們全是繼續地在各自講談着。接了說：

「這時到那裏去喝呢？待星期日我們再出去喝，好吧？」

珉是常常耽心着瑩妮的喝酒。因為每次瑩妮喝過酒，總要醉到半死；珉每次星期日同她外出，回來的時候，她常要做了瑩妮的拐杖，相扶的歸來。

「你要肯喝，酒是有的；還有一段灌腸咧！」

她起身握着珉的一隻手，將她拉在了自己的床位，從床下取出了一個蠟紙的小包和一大瓶琥珀色的葡萄酒。

「你……甚麼時候預備的？冒險呢！如果被「鷄」或是「鷹」發覺出來……那真是麻煩呢！」

珉驚疑地看着瑩妮用小刀在削着一片一片的灌腸。

「管他媽的書可以不念，酒是不可不喝的！」

她又尋到了兩隻杯子，滿斟了一盃遞給珉：

「你先喝這些。」

「我是喝不下這些呢……」

「半盃——」

「半盃也不成。」

「那，隨你自己便吧……」

瑩妮也不管珉肯喝不肯喝，或是能否喝了那一盃子，却迅速地把自己斟滿的一盃喝乾了。又搯了兩片灌腸，一片遞給珉，一片自己吃了。接着又斟滿了自己的盃子。看着珉，她還是看着面前的酒盃在遲疑。

「你怎麼還不喝？」

「我怕……」

「怕什麼？」

「喝過了紅臉！」

「紅臉那管什麼？」

「那是很不好呢……如果被校長知道……」

「僅是這點點理由麼？」

「這理由不是很充足麼？」

「是的……很充足……怎麼你不喝了喝些兒吧！——這裏還有一包小餅乾。」

瑩妮說着，又從床下摸出一包用綠色花紙包裹的小餅乾。珉此時却覺得自己太懦怯了，太被校長的威風箝制着！一急，便將那盃沿貼在了唇邊，喝了一口。但喝第二口的勇氣却再也提不起來了。顛顛地便將那大半盃贖下來的酒遞給瑩妮了；自己却開始搗

出了那小餅乾來吃。

一瓶葡萄酒全被瑩妮自己喝完了，還在企圖把那瓶中剩下的餘滴向盃子裏流着。接着，把通氣的窗子扯開了，把空瓶子扔出去，把窗子又關好，而後緊緊的抓過珉的一隻手，一同躺在了床上。

「你此後，還是斂一點形跡罷！得招那些教員們的反感，更是我們那位校長。同時你也可以勸勸涓涓，我和她不大來往……」

宿舍的燈光也亮了，珉摩玩着瑩妮的每隻細細的手指。

「我這散漫的根性是不大好，我自己也知道。從小這樣養成了，我也想，到學校裏會好一些？誰知道，這却是投在地獄裏來了！這學校，爲什麼這樣摧殘人性，惟恐不盡呢？我們那個校長她甘心做奴，已經是女性中的恥辱，難得她定要昧起良心來教導我們學她做奴，這真是豈有此理？你不會忘了吧？那次那個萬惡的老軍閥，什麼吳督軍到我們這裏來

演說——這真是我沒骨也難忘的一個恥辱的日子啊！——我們不是全看到也聽到了麼？那個蠢豬……」瑩妮的酒似乎有點上撞了，她坐起來，用力咯嘔了兩聲又坐下說：『你不記得了？』她搖一搖珉的手。

『記得，這怎能忘呢？』

那天那個吳督軍到她們的學校來演說的故事，又清楚地在她們的記憶中復活了。使人記憶得最清楚的，便是校長要她們早起床半點鐘，換校服，整理床舖；校長也換了一身簇新的衣服，臉上還敷了一層霜似的白粉和那一點紅唇。一雙長腳的耳墜，在她說話的時候，是怎樣地頻頻擺蕩……那個督軍這樣說了：

「喔喔……你們……喔喔……全要好好念書……喔喔……你們將來全能做個……喔喔……七房……八房姨太太的喔喔……好好念書……」

『喔喔……好好念書……』珉笑着摹倣着那個督軍說話的聲調。瑩妮却不動地看着



頂棚說：

「珉，當那個蠢豬信口放屁的時候，我們這位「牙」是那樣恭順地在旁唯命恭聽着啊！還微笑着……如果那時我衣袋裏若有一把裁紙用的小刀，我也許會殺了他和她……」

珉急切地用手掩住了瑩妮的嘴，顫聲地說：

「你不能——」

「怎麼，瑩妮又喝醉了嗎？」

「是啊，又醉了……」珉代答着。

等到別人走盡了，珉看一看懷裏的瑩妮，確是又醉了。她拖出了一條被子給她蓋上，瑩妮還在咕嚕咕嚕的叫罵，不過聲音却是漸來漸低小漸模糊……所幸今晚免了自習課，珉可以守坐在她的身邊。

意外的夜，顯着沉重地襲壓着……

## 五

瑩妮真正的故鄉，是距哈爾濱約二十里的一個村莊。她們的家也就是那村中唯一的地主，瑩妮就是出生在那個家。

因為瑩妮的父親在哈爾濱工北一個縣城裏做教育局長。所以當他出生不久，她的父親就把她們接到那個縣城裏來了。

在瑩妮九歲的一年，她的母親便死却了。同瑩妮一樣被媽媽拋下的，還有三個小弟弟；但在媽媽死去不久，三個弟妹之中最小的兩個也死却了。那時候遺下的祇有她和她的一個四歲的弟弟小珂。她是倚傍着祖父的照料而長成着。不久，瑩妮的父親雖然又爲他們娶了一個母親來，但是母親是遙遠而生疎的，他們依然還是離不開那位七十歲的

爺爺。

祖父是一個忠實而和善的老人。他就如一個老的母親那樣愛撫着兩個雛兒。瑩妮他們並不是他的嫡親的孫兒——瑩妮的父親是過繼給這個老人的——但他愛他們是真摯的。

老人的三個親生女兒，第二和第三個早是死却了，自己的妻也死却了，他幾乎完全變成一個孤獨的老人了。一個孤獨的老人，撫愛着兩個失掉媽媽的孩子，這該是怎樣一幕人生底扮演呢！

小珂是一個愛哭而又很挑皮的孩子，他常常要爺爺背在肩背上。瑩妮有時看到老人那樣吃力地背着他，時時有跌倒的危險，可是小珂却死命也不肯到地上走一步，這使瑩妮有些恨着這孩子挑皮了。

『小珂，你再不許叫爺爺背了，你把爺爺累壞了，怎麼辦哪？』

「是的，珂珂，下來走走吧！小心爺爺跌死了，再誰還領你玩呢？」

小珂聽了爺爺的話，雖然不知道「死」是怎麼一回事，可是他一看到老人一說到這個字，便要淒惘地笑着，一雙老眼，睜着他，和撫摸着他，他也覺得「死」這東西一定是個壞蛋了，要把爺爺拖了去，要他和這老人分開……

「爺爺不死啊！我再不要你背了……」

孩子抱着老人的一條腿，小眼睛翻上地，看着那老人面頰上銀白色的鬍鬚，一雙深沉的溫暖的眼睛。

「是的，爺爺不會就死的；待你們長大了，用不着爺爺的時候……爺爺再去死吧！」

老人們的悲哀，老人的心……不是孩子們所能夠知道的。用不了多大工夫，孩子的小身軀，又高高的被背負在老人的有了個瘦的背上來了。

瑩妮，自小就不能討得媽媽和爸爸的喜愛。親媽媽死了，後媽媽一來，瑩妮的父親是更加厭惡着瑩妮這個不馴順的女兒了。

當瑩妮十三歲的一年夏季，繼母回娘家去了，家中只剩了瑩妮、小珂、父親、達山，再就是已經聾了耳朵的爺爺。

「瑩妮，今夜搬到爸爸屋裏來睡吧！你媽媽回家去，我自己很悶，晚上你可以讀一點小說給我聽。聽見嗎？——聽說你很能讀小說麼？」

瑩妮很不明白她的父親，爲什麼今天對她會這樣溫和起來？可是在這溫和裏面，地似乎感到有一種什麼可怕的东西存在着。他的臉色紅紅的，兩眼時時閃轉着一種可憎惡的光，在她的臉上或週身迴旋着。瑩妮無意識的心波上，陡的起了兩個激顫的浪花。

「我不。我要在爺爺這屋裏睡，爺爺晚上還需要我給他搔背呢——叫小珂去陪您不好嗎？」

『不，非要去——』父親的臉色沉重下來了。這使瑩妮怎樣決定呢？她看着爺爺，但老人已經是聾了耳朵的人，他祇能看着達山轉變不定的臉色和瑩妮那雙乞救似的含着淚的大眼睛。小珂也不在爺爺的身邊。

『瑩妮……』老人無邊際地拍一拍瑩妮的頭說：『什麼事呀？』

瑩妮看一看她的父親，便把頭埋在老人的懷裏哭了！當她再抬起頭來，達山已經走出屋子去了。在一種不能抗拒的「父威」之下，她那夜是不能不搬到父親的房裏來睡了。瑩妮對於父親祇是感到陌生，在那孩子小小的心靈裏，離開了對於自己什麼全親切的爺爺，來陪伴着這個陌生的人，對於自己好像由春天的天空陷入了秋天的泥沼裏似的悲哀。

夏夜的月亮，靜悄地在天空高懸着。屋子裏爲了外面月光的輝映，所有的東西在一種淺灰色的籠包裏，它們的形狀全是可以分辨得出來的。

達山似有一種什麼力量在衝擊着他，輾轉地竟不能入睡。心臟無節制地狂跳着，臉在開始燃燒，血在急流……

一些草蟲在窗外聲音不甚大地，續斷地吟鳴……

「瑩妮——」

「……」

「瑩妮——」

「……」

他沒得到那孩子的回應，於是便伸出一隻顫抖的手，試着來扯她的被角。被子壓得似乎很緊，他把手縮了回來，停了一刻，他看着那孩子睡着的臉，是那樣單純而安寧。

瑩妮的身體，已經有了一個成年女人那般長了，雖然她還是懷着一顆孩子樣的靈魂。

『瑩妮，你應該脫掉衣裳睡呀！這應是多麼熱呀！』這次，達山却把聲音鄭重起來了。  
『不，我不熱……』含糊的，瑩妮說完轉了一個身又去睡了。這使達山感到一種不可遏止的焦急，他驀地爬起身來，撲向了瑩妮睡着的地方。

『爸爸，你要做什麼？』達山沒有言語，祇是扯開瑩妮的被子，企圖來解她的衣裳。

『你瘋狂了嗎？』瑩妮死命扭住達山的手，尖銳地繼續叫着：『你瘋狂了嗎？我是你親生的女兒啊……』

這時，對屋忽然引起了一陣老人的嗆嗽聲，接着老人續斷地喊着：

『怎……麼……啦？』

達山不自覺的立起身來。瑩妮乘着這個空隙，便竄下炕來，也顧不了穿好鞋子，便跑向爺爺的屋子來了。當她跑出屋子的時候，似乎還聽到他的爸爸恨恨地這樣說了一句：『好東西……你今夜跑脫嗎？還有明夜呢……早晚你是跑不脫的……如果你敢』



說給誰，我會殺掉你……」

當老人問起瑩妮，爲什麼用那樣大的聲音喊叫？連他這耳聾的人全聽到了。瑩妮一看那老人模糊的輪廓，和睡在身邊的小珂，她哭了！當老人再追問她的時候，她却說是夢見了媽媽，要拖她同去，也要捉去小珂，她一急在夢中便哭起來了。老人也就不再深究下去；那夜，瑩妮的兩眼便一直睜大到天明。次夜，她尋到了一柄剪刀，是決心也不到他父親的屋子裏去睡了。如果他若是再逼迫她的時候，她就要刺斷他或是自己的喉嚨。夜間，她又在門旁設置了許多有聲响的「埋伏」，果然達山中了那「埋伏」，發出聲響，警覺了老人，才自己跑開。第三夜，瑩妮的繼娘，也由娘家回來了。這使瑩妮的安全似有了一層阻礙式的保障。

從此他們父女之間，便築成了一道不能夠摧毀的冤仇的鐵壁。可是接着瑩妮第二個不幸的運命又要開展了。

當瑩妮由縣城裏高等小學將卒業的一年，繼母就開始主催達山給瑩妮擇配了：

『瑩丫頭，已經十幾歲的大姑娘了，還不給找一個個門當戶對的婆家麼？女孩兒家儘讀些書有什麼用看吧，現在的一些讀書多的兒女們，有幾個有出息的？』

達山是提不出什麼理由來反駁這女人的提議，事實他也不想提出什麼駁議，因為他似乎已忘記瑩妮是他親生的女兒，也忘了自己是這縣城的教育局長，正在高唱啓化教育美調的歌兒手。他那時祇覺得瑩妮是他一個強姦未遂的敵人……

『好吧！現在正有幾家提媒的來，好歹決定一家就完了——畢竟還是你這做媽媽的想得周到啊！』

那女人聽見丈夫這樣推獎她，喜歡得兩眼拖長兩條使達山簡直什麼全忘掉了的媚光，連身子撲向達山的懷中來。瑩妮此後一段慘澹的人生的旅程，便由他們這輕微的幾句決定了。及至瑩妮發覺她的婚姻被包辦，她的一切求學，前路的希望，自由……一一

遭了剝奪與斷送的時候，距她父親和王家簽定婚約的日期僅有一月期限了。身價——聘儀——大洋兩千元，已由達山收到了四分之一。就因為達山每天由那精緻的小箱，成疊的拿出票子使用，或是為她的繼母置買衣服，纔使瑩妮有些懷疑她的父親怎的平空竟這樣破費起來？後來還是小珂偷偷說給她，才知道是自己的「身價錢」。

一個黃昏，達山亮紅着臉色由外面走回來，和着那初春有點峭寒的風，散佈着酒的氣息，一雙笑眯着的發紅的眼睛，幾乎要透不出光亮來。走進屋子裏，還不待把身上的外套剝完，便「——」的一聲將一簇簇新的鈔票，甩給了瑩妮的繼母。那鈔票是用一條紅色的綢帶束縛着的。

「這又是多少啊？」女人也顯着驚愕的笑眯着眼睛問。

「五百——快些收起鎖好它。」達山一面拍着大衣上的浮塵，一面說。她却還是依戀而貪玩似的用手摩娑那每張鈔票遲疑着。達山似乎感到了一點不耐煩又催促着說：

『快些收起來是多麼好！看什麼？又沒有假的。』

『看一看又有什麼相干？——你看看這花紋的顏色該多麼新鮮？紙是多麼硬朗白淨啊！』女人說着抽出一張來，故意摺疊出碎細的聲音來。

『你樂意看……晚上關好了門……叫你看個夠！』

『吓——「下色亂」難爲你說什麼……』

她是明白達山的話是隱藏着什麼邪惡的象徵了，她便笑着向丈夫唾了一口。

達山的眼睛越是有光澤了，臉色更顯得亮紅了，酒的氣味瀰滿了屋中。他們正在這黏結着的調笑裏，每人用眼睛傳達着春意的光，準備着更要有些什麼做出來的中間……突的門扇响了兩下細響。接着瑩妮跨進來了，像一條冰柱似的站在了他們的面前，眼睛大睜着。瑩妮的繼母，慌亂地把那未完全疊好的鈔票，塞進了一隻朱紅色的漆過的牛皮小箱子裏面去，隨着上好了鎖，鑰匙緊緊地握在手裏。

達山的眼睛也恢復了原形，臉上的紅和亮，似乎也起了消溶；屋子裏的氣霧，竟如古墓裏那樣陰森死寂下來。——在瑩妮幾乎全不注意到這些。

『有什麼事情嗎？——小瑩。』達山的聲音有點帶顫，可是勉強平靜溫和着說。

『沒什麼大事情，只是關於我入學的一點小事情。』

『入學……待過幾天再說罷。』達山輕輕的在地上走着踱轉了。又向坐在炕上的老婆看了一下，那女人祇是寫意地用牙齒咬着自己那寬弛肥滿充血的下嘴唇，思索似的頭低着。

瑩妮明白了這個示意：

『媽媽……』當她叫到「媽媽」這兩個字時，她的心似乎遭了一個沉重的襲擊，但她還勉強的鎮壓着自己說下去：『……您看怎樣呢？考試眼看就到了。』

『這是你自己的事情，應該由你爸爸作主啦……我是一點也不敢參加什麼意見

呢……」

女人這樣說了，向瑩妮做了一個淡淡的笑臉，爬下炕來，走出屋子去了。

在臨行的時候，瑩妮看得真切，她向父親丟了一個那似可解而又不可解的眼風。

『入學忙什麼？』達山把走着的身子，陡然迴轉住，眼睛盯着瑩妮的眼睛，聲音變得粗澀而嚴厲了：『入學忙什麼？我和你媽商量商量，再決定，你先倒忙了……哼！』

漸漸地達山說話的每個字，全把時才失掉的父親的尊嚴又貫注進來了，這使瑩妮不安的心却安定下來：

『你不是和她計議過多少次了麼？』瑩妮每個字全說得清朗而堅定，慘澹地笑了笑，臉色却越來越白……

『我……和……你媽……計議過什麼來？』

起初達山的眼睛忽然輝閃過一縷可憐的光，可是這光很快就消滅了，代替這光

是一層濃墨墨的霧障，在那霧障的深處，有一雙女人的火似的眼睛，在向 he 流轉着……他接着把兩臂反剪在背後，這樣可使那凹下的胸脯挺起一點來，向瑩妮站着的地方走進了兩步接着說：

『我同你母親……計議過什麼來你說——』

『你們計議的事情，你們自己會知道，怎麼還問我？』瑩妮爲了厭惡酒臭，她退了一步，眼睛也毫不相讓地盯着達山的眼睛。

『一定要問你……』達山又迫進了一步。

『一定要問我嗎？好，我可以說給你，請你退後一點……』她命令着她的父親，但他却並不動，瑩妮使自己退了一步而後平靜着聲音說：

『……你們的計議，也就是相同計議怎樣刻薄，剝削我們那些無知的佃戶；怎樣吞食教育的經費，怎樣毒死了有用的，有生力青年們的心，再粉飾起自己醜惡的犯罪一樣

……來計議着謀殺你自己女兒的一生……」

達山完全變成了一隻被利矢射貫了心願的野狗似的，撲向了瑩妮。

瑩妮這時她不躲避也不逃脫，她許久就放下了準備這場鬥爭的決心。她很明白，除開「死」和這條鬥爭的路，她不能走第三條路。她知道，人類是沒有無條件的慈悲；沒有無條件的同情……假設他不甘心去死，還要做一個，不被誰所剝削，所踐踏的有人格的人，她只有鬥爭，死命的鬥爭，不妥協而鬥爭的一條路。這條路是光明而平坦地在等待着所有肯鬥爭的人……所以當她父親揪緊她的頭髮的時候，她只是一生不響地和達山肉搏着。雖然那手掌、拳頭、腳……是怎樣地在她的頭上，週身紛紛的飛落……

經過這次的肉搏之後，意外的却是瑩妮勝利了。達山竟允許了瑩妮到哈爾濱來讀書。他爲了自己的名譽和地位，他怎肯使別人知道因爲賣掉了女兒一生，致激起女兒給他抗戰的事情呢？並且這崇德中學是他所知道的，他認識那校長，她會把瑩妮製造成一



個他所需要的女兒。那校長是一隻專制的鷹，同時又是一隻刁狡而貪婪的狐狸！

——你這不馴順的小東西，我讓你去讀書……那隻鷹，她會把你變成一隻小鼠似的那樣交還給我……

在蓬山的心裏反倒把一種未來的歡喜埋種下了。

## 五

珉守候在瑩妮的身邊，宿舍的人們已經走空了，她漫然地聽着瑩妮那時時夾着嘆息的呼吸，同時一股不甚濃郁的酒的氣息，也常常吹撲着她。

和每天一樣，一家工廠的晚八點的汽笛響了，放過這汽笛不久，她們全體就要睡下了。——瑩妮這時翻了一個身，又睡過去。

『阿瑩，起來喝點水再睡好吧？』

珉摸撫着瑩妮微微有一點汗的前額，同時將那額上面黏亂的頭髮代她撩開。附在耳邊低聲的呼喚着。

『什麼時候了？』瑩妮含糊的問着。

『將拉過笛，口渴吧？這裏是水……喝點潤潤喉嚨——小心！不要燙了嘴。』

這時在瑩妮的心裏，是怎樣感激着珉呢？她將要將這姐姐似的溫情，永久銘念着她。接過了水壺，渴了很多，珉看着瑩妮的臉色更顯白淡了。

在課室各處玩着的人們，也全走了回來，一時這悄靜的宿舍，又充滿了喧囂。

她們全是相同一個肩着荷担的脚夫，行走在漫漫無味的長途上，好容易盼到一個黃昏，也就是她們的一個宿站，把他們的肩担暫放一放，不過只要一到明天，她們仍是照樣開始肩挑着……

——到那裏去呢？爲什麼要肩挑這些自己也沒有趣味呆板的東西呢？

她們自己是不能解答，似乎也不想尋找解答。祇有瑩妮却總是這樣向自己詢問着：

——這就是人生麼？

學校中，每個教員除開關於他們自己所授的課程這樣：『我擔任的課程你們是應該當心預備預備啊——』說說以外，再就是這樣誇揚着自己所教授的課目說：

『在現世是科學的世界了，尤其是自然科學，科學的根基，你們一定要建築得鞏固些……』

數理的教員是這樣講；擔任繪畫，唱歌，舞蹈的教員這樣說：

『一個人總得懂得鑑賞美呀！創造美。沒有美感的人，那僅是一具沒有靈魂的機器人型……』

國文的教員却這樣說了：

『諸位，不要忽略了文學，它是人類社會上層的建築……文學是能教你怎樣認識

人生，怎樣教你尋到人生的標準……」

「人生？人生是什麼呢？」瑩妮她要了解人生的謎，她也想要問明白了那個教員，該怎樣來認識它？……可是每當她看到那位教員陰冷的眼睛和那瘦瘦的臉頰時，她又把勇氣失落了。而別人呢，她們對於這些能獲得什麼呢？曉得些什麼呢？更是那國文教員所說的什麼「認識人生」怎麼「創造人生」人生……人生究竟是什麼呢？它們沒有公式，沒有拼音，沒有譜表，沒有榜樣……像別的科學一樣使她們有一個可以遵循的方法，於是她們就不再索解這些使他們困惑的東西，只是把校長的簡單的幾句教訓捉緊着：「不足分數不能畢業；女人的責任就是良母賢妻。」這之中，雖然也有像瑩妮似的對於人生的謎感到了更深一層的困惑，企圖尋求一個解答，可是這解答却遠遠地若隱若顯游離在她們憧憬的遠方，使她們不能夠有一條正直的道路去追尋。

久了。這學校就如一具定型鐵鑄製的油榨機，她們僅是供這油榨機的原料，被這

原料的培養者——她們的父母——送進來，期望着在這裏把這些原料的「生之素」提取淨盡，歸還給他——具定型的渣滓的壞子，這就是他們所希望的。當然這校長她應該是一個適宜而且要做得好的這樣一個工人，機關手。而後他的顧主們才歡喜她，使她常在。瑩妮，她是更尖銳地清明着，她縱酒，有時她也要自殺……

「頭痛嗎？」

「不——」

「那麼，睡下罷。」

「是的，我馬上就睡……你也該去睡了……」

「我也去睡……」珉離開床沿的時候，又摸摸瑩妮的頭，握握她的手才走了。瑩妮凝定地看着珉那走去的背影，漸漸地混入了那雜亂的人羣……

一整夜，瑩妮也是那樣反復地眼睛睜大到黎明，一直到第二天樓下搖打起床的鈴

聲，她才意識到自己：

這夜又失眠了。

## 六

第二天第一課是「英文」，小嫻，荷子……全來了，祇是不見涓涓。英文教員已經走進了教室，涓涓的坐位還是空着。

「蘇靈涓不到？」

「不到。」

教員機械地同平常一樣，在點名簿上劃了一個×。

英文，在她們是一門很吃力的功課，但是爲了分數，爲了畢業……又是不能不努力傾聽着。瑩妮却只是默默的在想，涓涓爲什麼今天沒有來的原因：

——病了嗎？

小嫻似乎明白瑩妮在想着什麼，她在練習簿上寫給瑩妮：

『我們的小Bess不來，真有些寂寞呀！』

瑩妮淒默地笑了笑，小嫻自己也笑了。於是昨日黃昏的時候，那兩條黑色夾着涓涓一團紅色的背影，又在瑩妮的眼前浮現出來了。

——人們總是這樣生疎而遙遠着嗎？這就是人生？

她又把人生的謎牽引起來。她感到一種有力的空虛，在挑擊着她；她開始又在環轉地想着這人與人中間的關係：

——是的，人的中間就是生疎，遙遠和隔離……沒有親切。更是我，我是一條沒有源泉，沒有匯流，也沒有入口底海底小河，不久我會自己乾涸了……

她也明知道自己這樣永久地思想下去，會殘害了自己，有時要極力約制着自己易

感的神經，同旁人一般地混在現實裏生活着，每腳全應該按着現實的道路走去……抓緊着現實的繩索，爬向人生真正的崖頂去看一看，可是每逢遇到這個時候，她常常要被這智與情的矛盾反復地混戰而陷於煩亂，破敗……終於要哭了！今天涓涓不來，在同學中這本是極平凡的事，可是在瑩妮却似在企圖解釋一團千頭萬緒的絲團，每個緒端全縛束了她的心。

她讓時間在她的四圍悄悄地走着。英文教員儘講些什麼，這對於她沒有關聯。這時即使有誰要拿去她的生命，她似乎也不再抗爭。

小嫻，珉，荷子……她們是知道她的習慣的，所以誰也就不來煩擾她。煩擾這使妮瑩焦心，可是這冷漠却又使她增加了悽惘：

——誰和誰不是生疎而隔離着啊？

小嫻和珉她們是愛着籃球的，只要一有點閒工夫，她們總要跳到球場去糾纏。荷子



的故鄉是北京，她愛唱戲，凡是生在北京或是住過北京的人，她們幾乎全喜歡唱戲的，就如山東人喜歡大蔥一樣。

荷子對於唱戲幾乎醉迷着了。在別人去玩着自己所喜歡的玩意的時候，她却要躲在那一個屋角裏，曼聲吟唱着梅蘭芳的「刺虎」，「霸王別姬」或是程豔秋的「玉堂春」。……當人們一圍上她，她却要抿抿地笑一笑自己的嘴唇跑開了，可是過了不久人們會又在別的屋角或是什麼偏僻的地方發見她……

她是充滿着「靜底美」的東方式的姑娘。她的性格很優美也很溫馨，同時又有點超塵而洒脫的樣子。她從來不曾說過一句魯莽的話，做一點傷害別人的事，對人總是一樣地平和而適度。……她今天看見瑩妮孤獨的還坐在自己的坐位上，像一具彫像似的，雖然平常她也知道瑩妮的脾氣，今天她却要想和她談談：

「您儘想什麼啦？常常這樣悶想不好呢……」

她的聲音像一隻會唱歌的鳥兒似的那樣清靈嬌美；柔溫得像一條顫動的低音的琴絃。瑩妮的一顆不知跑向何方，沉向那裏去的流浪的靈魂，被這聲音喚回來了。

『不想什麼，我奇怪，涓涓今天怎沒來呢？』

『許是病了吧？那孩子……昨天我們一同回去的時候，她就說有點不舒服……這幾天時令不好呢，今天早起，我的頭還暈了一刻工夫……現在是好了。這孩子多半是病啦，明天禮拜天，連同小嫻，我們一同到他家裏去看看好不？』

瑩妮向她笑着表示允許地點點頭，當荷子媚媚的向她也笑了笑，一面說着：『您別把精神全白糟塌了啊！』走去以後，她茫然地又把眼睛移向窗外——窗外的太陽很明淨地輝耀着。

放晚學的時候，同每天一樣，她依然要佇立在那窗口，眼送着那每個回家去的背影。兩條黑色的背影出現了，遠了，轉過街角不見了，她依然還是站在那裏……

## 七

哈爾濱的夜展開了。一切罪惡的旋律和交響，也開始加速地吹奏了；罪惡的葡萄酒在開始香甜着每個享受者的嘴，麻痺着每顆失了彈力的靈魂……肉在顫動……人們在開始浪費着他們剝奪來的血和汗，並且計算着明天應該添加的剝削的數目……

穿着晚禮服的男人們，挽着以殘忍或肉體交換得來的美麗底女人，相見是講着禮節，似乎是在相互慰問着剝削後的疲勞……

高牆根下，乞丐們發着困疲的呻叫；每隻矯健的腳——男人們的漆皮鞋閃着光；女人的高跟鞋丁丁响——在他們的面前水似的流過着。

汽車，馬車馳跑在大街的中心，車裏面的男人或女人，孩子……臉上全閃着血似的笑與光輝。

涓涓和媽媽，爸爸，一同由一家電影院走出來，那正是第一場終結，第二場快開始的時候。他們攢進了自己的汽車。車夫「Par」的一聲扣好了車門，那外面討錢乞丐們的聲音，便刀一般的被斬斷了。

汽車突衝着峭寒的夜，街頭的人影，燈光……在車箱外面絕不相屬似的飛過着。涓涓偎坐在媽媽的身邊，媽媽偎坐在爸爸的身邊，爸爸微笑地時要瞄一瞄自己身邊的老婆和愛女。他覺得快樂的世界，是永久應該屬於他們這樣會享受階級的手裏。他覺得他工廠裏那些七分不像人的工人們，銀行裏那些笨拙的僱員們，祇合做他們的幸福底製造着，永恆的奴隸。同時他也很自負他們爲着自己的愛女盡着爸爸的責任，儘力積蓄着別人的血和汗……

汽車行得緩慢了，已經回到了自己的門前，車夫按了幾聲喇叭，大門開了，汽車一隻熟識狗似的回到了主人的家中。

涓涓的爸爸和媽媽，因為是日間招待賓客疲累的緣故，又加上犯了鴉片煙癮，便向涓涓說：

「寶寶，你也該睡去吧！明天星期……就是後天……你也可以休息一天哩……」

「您去休息罷。」

涓涓看着她的爸爸和媽媽的背影，不自覺的發了一聲嘆息：

「好可憐的聰明人！」

阿芸，是今天涓涓的爸爸才給她買來的一個丫頭。是專為服侍涓涓的。阿芸同涓涓是一般大的年齡，她的身量却要比涓涓高。她現在是站在臨窗的那邊，一隻手正在摩擦着一片冬青樹的葉，那窗口幾乎被這樹遮沒了。

葉子是湛綠的，輝映着燈光，同時阿芸的一隻為工作而粗糙強大了的手，和那紅紅的要綻開似的臉色，對比起來更顯得鮮明。

「阿芸，你還不去睡嗎？」涓涓懶懶的躺在一張沙發上，手指撚轉着靠枕的纓穗說。

「待您睡下之後，我再去睡……您要睡嗎？」

「我還不，你不覺得困嗎？」

「不——」阿芸說着，拼力的將眼臉抬了兩抬，還微微閃出一點微笑的光。

「你的眼睛，不已經是張不開來了嗎？怎麼說不困呢？」

「不，小姐。您如果不睡下，我是不敢離開呢！太太和老爺吩咐過……」

「唔……」涓涓不言語了。她想爸爸和媽媽實在太關心她了！關心有時竟使她感到不自在起來。

到不自在起來。

「你去睡罷。我會同老爺太太說的……」

阿芸看出了這位小姐不愉快的臉色，只好怯怯的退了出來。當關好了門她還在門外站立了一個時候，才悄悄地回到自己睡覺的地方。

涓涓她靜靜的看着阿芸那退去的身影，在自己的記憶裏却正在復現着時才看過的那套影片，這影片却引起了自己一種不可分解的煩擾。

阿芸是一個工人的女兒，涓涓看過的那套影片的女主角，恰恰也是個工人的女兒。那是演着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時期，一個城市裏的女工廠的焚燒和血戰的故事。那個焚燒和指揮羣衆戰鬥的指揮者是歐力亞。

歐力亞的父親在多數黨和少數黨巷戰的時候死了，她却焚燒了那工廠領導和指揮那些女工，加入了多數黨的旗幟下面，開始了鬥爭……

這套影片，有些地方很使場中人不安定了，涓涓的爸爸和媽媽也有些後悔，不該在他們的吉日——這天是他們倆的雙生日——來看這樣喪氣的影片。馬上就要到別的影院去，終於爲了涓涓不肯，才一直捱到了終場。在臨散場的時候，涓涓還聽到了一些俄國和中國類乎紳士階級的男人和女人對於這影片的嘲弄……

當時涓涓的心被一種什麼力量砰擊着，她看一看坐在身邊的爸爸和媽媽，她們的臉還是那樣死板，慘白……祇是較起平常更灰暗和死寂。在車中，一直到家裏，她總是清明的記憶着歐力亞那雙殘暴而又溫和的大眼睛，似在跟踪着她，向她在不斷的問詢着。

……  
——她也是個工人的女兒？

她想到了阿芸。她想她的爸爸和媽媽實在是太關心她了，雖然這過度的關心，有時候也使她不舒服，可是她一看到阿芸，想她自己如果不是生長在這樣的家庭，也許同阿芸一樣吧？被別人的父母買了去，作為一件禮品送給她們的兒女作丫頭。當她這意念一迴轉時，接着那雙歐利亞的大眼睛，又溫和而殘暴的似乎在她的面前閃現出來了：

——你將來要怎樣呢？——這樣詢問着她。

偶爾從隔屋裏，常常也要傳來爸爸和媽媽高一點的不清朗談話的聲音。有時也好



像聽到了一點 Sara……Sara……燒鴉片的聲音。

——好可憐的聰明人喲！

她由床上跳到了地上，靜靜地站在了屋地的中間，聽着這聲音。這是一種罪惡的呻叫，萬惡之基的進行曲，將人生和世界送入毀滅洪爐裏面的葬歌……她戰慄了，近來越來越對她父母這吃煙的聲音，感到一種積壓似的情惡，但是她却對於他們存着一顆哀憐的心。

爲了瑩妮沒節制地喝酒，她生過氣，她殘酷地批判她，如今她眼見着耳聽着自己的爸爸和媽媽每天在用着這罪惡的毒汁，在浸滅着自己生命的火焰……她能怎樣呢？她是一個被父母所養着的一個女兒。

涓涓由這個屋角到那個屋角裏，她又開始踱走着了。在她每當夜間不能睡的時候，她常常要用這踱走來消磨那時光。

冬青樹的綠葉，却像是睡着了。用綠寶石彫成似的安寧。後面的窗簾是天鵝絨的絳紫色的，邊沿上絡垂着金色的纓穗。那窗簾也似乎是用固體的材料彫成的，每一個摺皺也全是那樣寧靜的沒有變更。

涓涓的眼睛在屋子裏的每處，有時是凝定的看着，有的時候處處轉着。一顆不安定的心也是這樣轉着轉着……

門，忽然緩緩地開了，這使涓涓的神經起了一痙攣：心顫霍霍地跳躍起來。睜大了眼睛直盯着那門扇：

「誰？」

「我——小姐！」

「你不是去睡覺了嗎？」

阿芸沒有回答，只是把門扇又扣好了，手反背地眼睛看着那朱漆的地板……忽然

接連地幾顆眼淚滾落下來，在地板上碎了。

「誰委屈了你？」

阿芸沒有回答。

「怎麼不說話呢？」涓涓說着走近了阿芸幾步，她發見阿芸的身子抖顫起來了。

「小姐！沒人委屈我呀！」她把頭更勾垂了一點。

「沒人……」涓涓更湊近了阿芸的身邊，發見了在阿芸的左頰上，平添了幾條漲着血的紅痕。

「這是誰打了你的臉——」

她用手去撫摸那紅痕，那紅痕在阿芸的頰上似乎還在緩緩地在增加着棧起。

「小姐……」阿芸把身子向旁邊移動了一下說：「……這是自己睡覺壓的……」

同時她企圖用自己的手來遮過這紅痕。

「這怎能是自己歷的呢？胡說！——是老爺……還是太太打的快說給我。」

「太太不許我使小姐知道啦……」阿芸開始顫抖着身子哭了。看到這樣情景，涓涓忘了該怎樣處理自己這迷惘！她待要將阿芸挽進自己的懷中，使她哭一個儘夠，但她卻沒有這樣做，似乎有一種傳統的自尊的鐵箝扭絞她，使她不能夠自由地動轉。

「明天，我說給太太，再也不打你就是了——睡去吧！」她說完轉過自己的身子，坐進了沙發裏面去，把臉埋在了曲在椅背上的一隻臂彎裏。

阿芸還是站在那裏，她告訴涓涓說：如果她不睡下，就是要了她的性命，她也不能去睡了。

涓涓祇好爬上床去，阿芸過來爲她脫却鞋子。當阿芸爲她脫鞋子的時候，那雙爲工作而粗大了的手，帶着點威脅味的使她又記憶起歐力亞那雙手，特別是那雙詢問的眼睛。

帳子垂落了，扭閉了燈，阿芸才悄悄的把門反掩了走去。

阿芸捱打的事情，使涓涓不能入睡了。她偷偷的譴責着自己，低聲的罵着自己，是一個不負責任的壞蛋！她爲什麼不去同媽媽說一聲，說是自己的意思叫阿芸去睡呢？如今阿芸挨了打，她却這樣淡然地睡下了。她的良心似乎開始被一條眼不見的鉄鞭責打着了，她用拳頭捶打着自己的胸膛：

——啊！你原是個帶鬼假面的東西喲！你漂亮的冠冕話……你在人前無恥地說着……平等，解放……卑劣的自尊喲！你擁護自己……你製造罪惡……這眼前不就是爲你預備了一個担子嗎？

她又由床裏跳到了地上，在黑暗中他摸着了門的方向，當她握住了門的鈕柄，——隔屋裏正响着爸爸的痰嗽聲。終於她還是將門扭開，驀的一條黑影在她的面前一閃動：

「誰呀？」涓涓的聲音改變着。

「是我……是我……」

「阿芸？」

「是我……小姐。」

涓涓將甬廊中電燈的關揆撥開，一陣較冷峭的風吹襲過來，使涓涓打了兩個寒戰，一種嘔吐催迫着她，勉強地扼制着，使自己安定一刻，眼睛看着背脊靠着那塗着炭色漆的牆壁的阿芸，她的兩隻手交互地扣握在胸前，兩隻眼睛的邊沿，全是近乎紅腫的輝映着燈光。

「站在這裏做什麼？」涓涓試驗着躲避着要嘔吐的惡心，輕聲地說。

「我睡不下去……小姐。」

涓涓這次爲了要增加支持自己站立的力量，她再也毫不遲疑地去握阿芸的手，

阿芸却惶恐地避開。

「阿芸，不要躲我呀！我是同情你的人……」

「小姐……請您聲音輕一點兒罷！老爺……太太要聽到啦！——「同情」是什麼呀？您自己留着吧……我不敢要……爸爸臨死時說過：窮人不要要富人送的東西……我賣到這裏來的時候，媽媽也說過：如果我若是他們的女兒，就應該聽父親的話。爸爸說過：富人們的所有，全是用我們血和汗造成的；富人們在這面給我們一分，在另一面他們要從我們的身上抽出一百分來低補……「同情」是什麼呢？我不敢要……我怕……我怕對不起死去的爸爸和活着的娘……小姐！」

全盤的世界好像在涓涓的眼前起了一個整個的旋轉，她再也站立不住，一陣惡心和一陣不能夠制止的抖動，她要撲向阿芸站着的地方，阿芸閃開了，她自己便那樣委落地跌倒下來。

涓涓完全意識清明的時候，已經是第二天的黃昏時候了。媽媽正是坐在她的身邊。

「媽！」涓涓的聲音澀滯而生疎，她自己也感覺到也好像新從一個夢境裏歸來。

「好了麼？寶寶！」她親切地將自己沒有多少肉的臉頰貼近了女兒的臉上，每條不甚清明的皺紋開始在舒展着。涓涓的臉還是有着高度的發燒。

「爸爸到那去了？」

「是什麼一位新任的「長官」宴會，他就要回來了？要吃點什麼嗎？」她爲涓涓不必要的整理整理枕頭，在身上輕輕打着。

「不，現在什麼也不想吃。您昨天爲什麼打了阿芸？——阿芸呢？」

涓涓看着她的媽媽，臉色消沉了一下，接着又把時才失掉的笑容，恢復了說：



『我打了她，是要使她知道知道咱們的規矩，將來服侍你好盡心些。窮人家的孩子們多是不懂規矩的呢！昨天晚上，她怎麼把你氣暈倒了的事先我們一點也不知道。直到那東西哭喊的時候……』她說到這裏自己的眼睛濕下來了，接着說『……好寶寶……你不要再問她罷，小心再氣着你。醫生囑咐，不許有什麼話刺激着你……你的幾位要好的同學，今天全來看過你了，我因為醫生的話，沒有讓她們到這屋裏來，這裏有她們留的一張字……』她說着從身邊涓涓的寫字台上抽出了一片紙箋，送到了涓涓的枕邊。涓涓却不立地就着那紙，却只是凝定的思想着什麼，她追問着媽媽說：

『阿芸究竟到那裏去了？』

『阿芸嗎？當你暈倒的時候，你爸爸就命令阿七把她綁了起來。如果你有了危險，我們怎能干休了她呢？後來醫生一診斷，知道你這不過是病舊復發，偶爾卒倒，沒什麼要緊——現在我們已經將這個不祥的小東西趕走了，好孩子，媽媽將來一定要買一個更好的』

送給你呢！

『那我們不是白搭一筆錢嗎？』

這話是涓涓夾在兩聲苦笑中說出來的，可憐的是涓涓的媽媽，她還真以為自己的女兒在珍惜着那為買阿芸而費去的錢咧！這使她歡喜得幾乎要流下淚來。涓涓看得起錢，這還是聽到的第一句話呢。平常她從沒聽到涓涓為錢而計較和注意過。

『傻孩子，你爸爸是有名的經濟學家，他怎肯如一些傻瓜樣把錢白送給別人據說在這個不祥的小東西身上，除開我們花去的原價以外，還有些餘剩哩！——好寶寶，天保佑你，快些好了吧，影院聽說又到了新片子了呢。要養精神，醫生的話是不可以違拗呢。……』

儘管媽媽在說着自己的話，涓涓的耳膜似乎停止了震動，祇是一雙眼睛大睜着對着帳頂，兩隻手指交插地扣在了胸前。她能自在沉浸地似乎看到了一片血的海，銜接着

暗紫的天……海面沉浮着無量數的人的破碎的頭顱和肢體。那頭顱有的似初生的嬰兒，壯年的男人和女人，老年的男人和女人……在這血的海面；暗紫的天空下；頭顱和肢體的沉浮中間……他們是被載在一隻大型的鐵船上，悠然地駛走着……在他們的四周，也有大小不一的鐵舟，聯合地或是單獨競賽似的駛走着……低沉和高叫的歌聲，樂聲，歡呼和詈罵聲交雜着，糾絞着迴蕩在空間……驀然這血的海瘋狂了，爆裂似的把這些正在寫意馳走的鐵船碎了，一片片地碎了。

她又看見了阿芸的影子，歐力亞的影子……在這狂濤翻捲的洄漩裏，凝望着自己。……血的海，暗紫的天空，人的頭顱和肢體，鐵的船，顫動的歌聲，媽媽的噪叫……這些……這些……可憐的幻影顛顛倒倒沒有秩序地，反復地在涓涓的眼前，意念裏……翻騰轉換着，……直到她媽媽的一隻手抵着她的前額，輕輕搖撼着她，意織才又歸復清明，感覺才又屬於了她。不過，她如今感覺到媽媽的手沒了溫情也沒了愛，有的祇是紙烟和雅片烟的

臭味！

「媽媽，我要睡一會兒，您也去吸一口煙，休息休息吧。爸爸回來的時候，請您轉說一聲，不必到這屋裏來看我吧，反正我的病是沒什麼要緊了，同時也告訴老媽子們，任誰也不用到我這裏來，省得我心煩！」

『是的，還是我們聰明的寶寶，什麼時候也忘不了她的爸爸媽媽……』

## 九

燈光支配了這屋中；

夜支配了這世界……

任憑涓涓怎樣從各方面想，她也不能解脫了他的爸爸和媽媽這葬送阿芸一生的罪惡！這世界上所有類似阿芸同一命運的人，也是被她的爸爸和媽媽連她……把這同

一類似的人的幸福葬送着……

涓涓記得，一次由上海來了一位戚屬的哥哥，一個工人，他要求到父親經營的工廠裏去做工，他的父親却碗言地推却了。在那人臨行的時候，他却這樣平靜地說了：

「老伯，你不容我到你的工廠裏去作工，你以為你是聰明了！可是你真以為你就是聰明了嗎？聰明人他們是懂得時代的，如今你們的時代眼看就要完了，你以為用你們的智巧和鐵掌就可以把時代拖轉來嗎？時代是流去的海水一樣呢！你還以為你能夠把你剝削別人的血汗，傳給你的兒女嗎？以到無窮嗎？這是不中的了。要知道，你愈是為你的兒女積聚着別人的血汗，那你的兒女們是愈要加倍地溶成肉泥，轉成骨粉來抵補……總之，不久的將來，你們底無論什麼東西還不是我們的呢？坐在你們的寶坐上等待着我們的接收罷……」

那人說完了便走了，他沒有向他的爸爸告別，像一些他的屬員們那樣謙卑地向他

告別。他是一頭不馴順的野牛似的，扭動着彈力的身子走了。這使涓涓蒙到了一種尊嚴上的損害，他從來沒有看見有人能夠對他的爸爸這樣說話過，在他的爸爸面前，他看見所有的人，幾乎連呼吸全是有分寸的。同時她還就心着這人在他爸爸面前敢於這樣說話，也許爸爸會立地喊人捉起了他……可是當他一看爸爸那樣的形狀，這使她起了一個奇妙的寒噤！他的臉色較起平時更白慘了！一隻尖突的鼻子，和兩邊凹陷下去的臉頰；無論那深陷的眼睛，稀疏的鬚鬚，還是那平常最惹人注目的過於寬度的額頭……於今似乎全失掉了它們的意義，失掉了它們的生存……整個的祇是一具臃製的人型了，肩頭微微聳動着，綿軟地假坐在椅子的懷中。

後來她才知道這個哥哥，原名李克，是上海勞工運動一個小組的中堅分子，因為在上海存在不住了，才跑到哈爾濱。從那裏涓涓知道他到海參崴去了。

她想着自己在學校裏能夠和教員們對抗，為什麼却不敢批評她的爸爸和媽媽一

句話呢？李克爲什麼又能夠鎮服她的爸爸像一隻失魂的小鼠似的偎在椅子裏，而自己連問一問他爲着什麼權力賣掉阿芸的話也不敢說呢？自己怯懦嗎？平常她從不會向誰示懦過來於今她竟眼見的看着自己的爸爸和媽媽製造罪惡，而自己竟這樣軟弱得像一條無骨的蟲……她哭了！

涓涓的病竟這樣延展了一個星期。

在這一週間中媽媽幾乎每天都要守候在床邊，雖然有的是老媽子和用人，但她不放心使他們來侍候涓涓。

醫生每天來，一天三次來……

爸爸弄完了自己的工作，吸足了鴉片烟，每天也必須要到涓涓的床邊坐一個時候，問長問短……問涓涓要買什麼？需要什麼？喜歡什麼……同時他還說給涓涓，他正在檢選着爲她買一個丫頭，如果她自己喜歡選擇的話，她可以自己選擇，他這次要出二百元

錢做身價。

『寶寶，你病趕快好了吧！好了，我是要用一筆三千元的款子，爲你買一部小汽車。省得用一部汽車忙不開，有時候你從學校回來還得步行一段路，纔能乘到公共汽車。乘公共汽車是多麼失身份的事啊！——爸爸近來運氣很好，銀行和工廠……全很得些利呢！……』

爸爸每次說到他自己賺錢的故事，從他的眼睛特別是閃着光。

涓涓任是他們怎樣愛撫着自己，煩擾着自己，她却只是在必要的範圍以內回答幾句。一次她竟這樣說了：

『我什麼也不要，只要你們的靈魂！』

涓涓的爸爸和媽媽，真的以爲他們的女兒愛着他們的靈魂了，媽媽說：

『寶寶，只要你喜歡，我們的什麼全是你的呀！』



「但願是這樣，不過……」她本來想要解釋下去，她是要他們一顆什麼樣的靈魂，以及他所說的話的來意是什麼……但是她竟沒有這樣做，重重的淚底綢色裹了她的眼睛，從此她和爸爸媽媽之間織成了一層淡薄的黑紗了，這黑紗將永久分隔開他們的靈魂底接近了。

## 九

春天。

崇德中學的寒假將要期滿了，所有的學生，全由他們底家鄉或是什麼地方，向哈爾濱進發了。

別人離開自己家鄉的時候，總要揮洒幾滴懷戀的眼淚，在瑩妮她却没有淚，也沒有懷戀，沒有悵惘……她對於離開自己的家鄉，似乎像離開一所平常的旅店那樣平凡，她

像一個失却感覺的白癡，一副失了靈魂的軀體，機械地由桌子上拿起達山給她預備出來的當季學校的費用，由小珂挽着她的一隻手，並排地坐進了馬車的懷中。車夫的鞭子揮動了馬，撐直了身子，車開始在那不平坦的道路上顛簸着前進了……一任道路兩邊的景物跳躍着經過着，小珂絮絮叨叨向她說話……她完全忽略，她沒有向家中任什麼人道一聲別。

馬車停在了車站欄柵外面，腳夫們爭競着肩抗她的東西，小珂去辦好一切手緒，又來握住了她的一隻手，拉着她要在候車室裏走走的時候，她才清明似的嘆息了一聲，似乎才意識到她這就要離開家鄉，離開這個僅有的弟弟小珂，又要去向那個學校，繼續去承受那榨油機的輾軋。

『珂！我們這又要分離嗎？』她看着候車室外開始有着軟棉的春天的雪片在飄落，緊一緊小珂的手：『這次分離……』她說不下去了，小珂的眼淚也不能再忍訓下去。

接着他們也跟同了別人，小珂拉着姐姐的手，踏進了車廂，瑩妮說：

『珂你回罷去。』

『我看着車開了再回去……』

瑩妮也就不再催促他。從車窗伸出一隻手握住小珂的手，她不知道自己應該說些什麼，只是癡癡地望着那孩子不甚寬廣的前額。

鈴聲響了，她才把小珂的手鬆開說：

『回家好好自己生活着吧！不要惦記我……』

車開了，瑩妮此時的感覺似乎又失掉了，她的眼睛也變得矇矓小珂的影子很快地就遭了遺失。

一帶連綿的遠山，山谷的村落裏，有炊烟飄起來了。雪更加急地沒有聲息地飄飛着了，行人在遠處的道路和山坡上，是那樣遲緩而微茫地游動着。

被遺落下來的××城角的叢林底梢杪，却似在招送着瑩妮和所有的行人。瑩妮的祖父的坟墓就是埋葬在那林角。

車廂裏充滿着烟臭，地板上縱橫攤滿着人們底痰跡。老年們談着家鄉的土匪和兵們的故事；某家媳婦投了井，懸了梁，吞了鴉片烟……青年們談着這年頭除開當胡子就得去當兵，相當於他們的工作是沒有的。這裏面他們有的希望着到城市裏去做築馬路的工人，或是去拉人力車。他們對於自己未來的運命却全是那樣地懷着熱望。他們唯一的憎惡是再留在村鄉裏單調的整年整月土撥鼠似的工作在田地裏。他們全在夢迷着城市的天堂。

遠路的旅客們，全顯着困疲地打着瞌睡。一個山東女人因為打瞌睡，竟把懷中的一個孩子都落在地上了。孩子哭出來的尖銳的啼聲，響澈了全車。她的垂着髮辮的丈夫環起眼睛罵起來了：

「娘拉的，你個渾蛋老婆娘，竟因你娘的屁覺……跌破俺兒子的頭……」

那女人似在辯說着什麼，她把那孩子拾起來橫順地收攬進自己的懷中，嘴裏還在哼唱着，由衣襟的縫隙扯出一隻肥大的乳體來，將那有着近乎黑色暈環的乳頭，填塞着孩子正在哭着的嘴……這每一個真實而不連貫的現象，出現在瑩妮的眼前，却全似蒙着一層夢幻的意味！和她隔離。

從××城到哈爾濱。僅是幾十里路的途程，遙遠地，在一片白茫茫的原野上面，哈爾濱的輪廓已經出現了。松花江的鐵橋就如一隻死僵了的多脚的蜈蚣，背脊上敷了一層白色的絨毛，靜靜地在那裏橫陳着。

汽笛悠長地叫了一聲。車站的狼齒似的欄子也出現了，站台上已經敷蓋了一層鬆軟的雪氈，上面亂雜地印陷着人們的腳跡……

車開始停止了，一種擾亂的聲音雜沓地交響着，所有的人們似將從洞窟裏傾倒出

來的螞蟻，黑點似的從車箱裏滾爬出來，分頭地集合着，向車站出口堆積……

都市，一頭貪婪的巨獸似的，無疲倦地它永久在吞吃着投向它的嘴裏來的人物，排泄着黑色的毒霧，和被吸食過的人們底白骨……

瑩妮的馬車已經停在了學校的門前，由校役和車夫們把她所有的東西搬了進去。當她走進宿舍門去，第一個看見她的還是珉——她正在和一個同學較着腕力玩——她就如一頭着了驚的馬似的飛跑過來，一臂攔緊了瑩妮的身子高叫着：

『啊……瑩妮！』

瑩妮的身子感到一種鬆軟，眼淚開始模糊了自己的眼睛……

以及各種顏色的衣裳，也全靜垂着。

頭髮是各種各樣的：燙得曲卷的，剪短得同一個男孩子似的，垂着一條或兩條髮辮的……她們底衣服的顏色不統一；頭髮的式樣不統一……她們却在同一的油榨機的下面被輾榨着。

校長高高地站在講壇上，兩片近乎黑色的薄嘴唇開合着，那過度長的門牙便更顯得誇張了。她的講話，和每年每季開學時所說的總是一樣的，除開增添一兩句時髦的「流行語」以外，再就是增減一兩個不甚必要的虛字……

「……諸生，今天這又是你們一個學期開始的日子了。我時才會說過：「一生之計在於勤；一年之計在於春……」現在這正是一年的春天，也就是你們自己作自己的打算的時候。你們不獨在課程上要用工；主要還是操作——說到這裏她把一雙鈎角的眼睛向整妮站着的地方狡滑地看了一下——也總得要保持你們的分數。要知道你們將

來全是社會上賢妻良母的榜樣哪……時時不要忘掉做女人的本分……校長是公平的，最喜歡肯用功和守規則的學生……」

教員們除開那個國文教員安先生以外，其餘的是笑着嘴腳。柳訓育員，雙手交疊在她那更顯得肥滿的大肚囊的前面，不勻整地喘着氣，頭髮沒有改變地依然一條鴨兒尾巴似的高翹在腦後，縮束在那琥珀色的大束髮針裏。

數學教員字先生的特號大眼鏡，幾乎要架到他的鼻子尖，和眼睛不相屬了，一隻四眼狗似的，長長地嗅探着他的鼻子。他是這學校開國的功臣，他做過前清銅頂兒的「秀才」……

校長每說一句話，他就要把鼻子翹起來，頻頻地點着頭，表示着他的悅服。

好容易這偉大的典禮告了結束，已經是經過了兩個鐘間。一部人們準備回家了，留校的人們講着每個人的新經驗，也許評論新來的教員們的長樣，服裝和年齡……



瑩妮，涓涓，小嫻，珉，荷子，另外還增加了瑩妮他們次一班的蓮姆。形成了一個小的集團，手臂交挽着，聯成了一堵快樂的牆，在這積着雪的球場上，踏過來又踏過去……呼吸着這雖然是初春季節，却似冬天那樣寒峭的風。

## 十一

「這幾十天過得真快極了！」

「時間簡直也和我們找盤扭。」

「又該受那些個屁味熏蒸了……」

「這有什麼辦法呢？」

「是啊，這有什麼辦法呢？這還不是我們心甘願教人家擺弄嗎……」

「心甘願」

『沒辦法？』

『盼畢業吧……畢業就好了……』

瑩妮聽着別人說，自己却早察着每人的面容是否有什麼改變？

小嫻的臉紅潤圓胖還是照樣；荷子的細秀的小眼睛，流盼起來更顯得飄逸了；玳沒有改變，所值得注意的却是蓮姆和涓涓了。蓮姆她們是去年放寒假前幾天熟識起來的。她是生着兩條劍形的小眉毛，眼睛不甚大可是很清澈，特殊的是她的口唇，那像一張橫臥着的小弓，小巧而殷紅。可是和涓涓對比起來，這使她吃驚了：

『涓涓，我們分別以後，你生過病嗎？你信裏爲什麼沒寫過呢？』

『沒有——』涓涓用她的小腳輕輕的踢着地上的雪片。

『沒有？』瑩妮側開頭更近一點來察看涓涓的臉色和眼睛：『那你的臉色爲什麼這樣壞呢？』

「臉色壞？你說的是我嗎？你也並不好呀！真是老鴉蹲在豬身上……只看見別人黑……」

涓涓說笑着，也把頭側過來看着瑩妮。於是別人的眼睛便也開始在她們倆個人的臉上轉換地注意起來了。

「我們的小Bini有了什麼新的心事了吧？」

小嫻一面說一面還拍打着涓涓的頭頂，這使人們笑得全拋開了相互挽着的臂膊，拍起了手。

涓涓自己也笑了。

當晚，涓涓約同瑩妮她們到自己家裏去玩，因為第二天是假日，第三天才能夠正式上課。

除開瑩妮答應去以外，別人全說自己有事，不能去，更是荷子，她馬上就要走了：

『我先要回家了。』說着她的臉有一點紅，她勉強鎮定着。

『又是那個拉胡琴的人……等着你嗎？』小嫻不懷好意的笑了笑。同時自己解釋着：『你們別多心，那個拉胡琴的人，每天要等着她回去弔嗓子呢。』

荷子，用手指點了一點小嫻，眼睛特別地笑着亮了一亮，向別人招了招手說：

『再見——瑩妮……』

接連地珉和小嫻也去了，球場上祇剩下了瑩妮，蓮姆和涓涓。

麻雀們穿着掛着雪的楊樹枝，從牆外清冷地偶爾也傳過來馬車輪子在石頭路上跑着的聲音；馬蹄敲着石頭的聲音和弄着唵啦唵啦的鼻响。天空的雲彩們沒有雪意也沒有暖意和寒意，自由自在的地分合着……

『蓮姆，我們一同到涓涓家裏來吧。』

『我得通知媽媽一聲——我是高興和您們在一道玩玩呢。』

「那你就去通知媽媽罷。趕快回來，我們再一道走……你可以坐我的車子去……車子大約已經開來了……」

涓涓說着拉着蓮姆就要到校門外去，不提防跑到球場的出口被雪掩蓋下的浮冰，竟將她們雙雙地滑倒下來。

雪在她們底身下被蹂躪……

笑聲代替了她們底說話，瑩妮趕上來爲她們撲去了身上的雪，涓涓還在不能夠制止地笑着，蓮姆說：

「不罷。我不能坐你的車去，平常除開太遠的路程以外，我總是步行的。這是媽媽的規矩，也成了我的習慣呢……你們先一道去罷，我回去通知媽媽，她若允許，我知道你家，我會自己跑去的。到你們那裏去的幾條街，全是很好的適於散步的街呢……」

「媽媽若是不允許呢？」瑩妮看着蓮姆那雙毛茸茸的大眼睛說。

「我想媽媽會允許的，不允許我一定也去通知你們。」

蓮姆不等待她們再說些什麼，她把一隻手揚了一下，便笑着跑開了。涓涓和瑩妮跟在後面叮嚀着：

「你要快點來呀。」

「快……」蓮姆隨着這聲音消失了。

「蓮姆很可愛」瑩妮說。

「她完全是快樂的……」涓涓眼睛凝望着球場的門，蓮姆的腳跡還是鮮明的，她時纔和蓮姆跌過跤的地方，那零亂的雪跡也還是鮮明的。

「你不和她也是一樣嗎？」瑩妮說着，察看着涓涓的臉上的動靜。

「我……」涓涓把眼睛移進了瑩妮的眼睛，兩個人在眼光一交接之下，似乎全着了一次靈魂的融解！不期地全把頭低落下去，又不期地各自伸出一條臂膊交扣起來，轉

了身，默默地返向原來的地方走了去……

在這旋走的時間裏，誰也不想先說一句話，破碎了這沉默的可愛的均衡。瑩妮在這幾十天的中間，她更透骨地體味到了人生苦痛和悲哀……她會眼見過那故鄉的地主，土豪，劣紳和官署們交臂的橫行，兵與匪底交流……佃戶們的生活是一天一天地水似的流下去了！而在那古老的××城裏呢，也更顯現得古老和衰頹……在他父親監督下的學校們，是更一日一日地走着回頭路了……除開這些外在的現象以外，更有一種看不見的悲哀，鉛似的交流在她的骨髓裏，灌滿了她每顆神經細胞……還每日在沉重地增加着……

涓涓也同樣地開始遭受到了這人生開端的煩亂了：阿芸的死，李克入獄，爸爸還在進行着製造一樁新的罪惡，他準備要從一批由內省移來的災民身上獲得一筆利潤，準備再建築一所較大的新式的住宅。於是由他出名開始為災民們募捐了。

李克入獄，阿芸的死……這全是不久以前發生的。

「瑩妮……」涓涓似乎有什麼話要說下去，又中止住。緊緊地用那整齊潔白的牙齒咬着自己的下嘴唇，又把話轉到蓮姆的身上了：「你覺得蓮姆很好？」

瑩妮看着涓涓點一點頭，沒有言語。

「你……看蓮姆可和誰有點相像嗎？」

「和誰相像……」瑩妮思索地看一看天，搖一搖頭說：「想不起和誰相像……」

「我真……對了……你是想不出的……」她看着瑩妮那樣苦想的樣子，自己又覺得自己有點鬧胡突了。瑩妮是不會看過阿芸的。

「瑩妮，這個和蓮姆相像的人，你是沒看見過，她死了——」

瑩妮從來沒看過涓涓的臉上有過這樣的變化——鼻孔張大地抽抽着，眼瞳閃露地幾乎要脫離開她跳落到地上，嘴唇起着神經質的顫動……



『你這是怎麼了啊？』瑩妮緊緊把她抱進了自己的懷中，涓涓的手却撐拒地要脫離開她，一面變常着聲音說：

『鬆開我！我的心要爆炸了……鬆開我……』

『噯！說明白……是怎麼一段事，竟苦痛你到這樣地步爲了愛嗎……』涓涓更要從瑩妮的懷中掙脫出來，搖着頭說：『不啊！』瑩妮却抱得更緊，焦急着聲音說：

『你一定要說明白，你這樣——爲了自己，還是爲了人？』

『瑩妮……』經過這掙扎，涓涓和瑩妮全感到了一點衰弱。每個人的鼻尖和額頭上全有了些汗濕。更是涓涓，她脫力似的把兩隻手軟垂下來了，把頭搭在了瑩妮右邊的一面肩膀上喘息着說：

『瑩妮，最好讓我死去吧！我不能再這樣宰割着自己的靈魂了！我不能夠說給你，我如今是爲了自己，還是爲了人……』她更顯得衰弱了，最後她簡直是把整個的身子交

給了瑩妮。瑩妮也把自己的頭搭在了涓涓這一邊的肩膀上，默默地流着淚，而涓涓却開始嗚咽着哭了！

『你看……』涓涓由衣袖內把自己的一條臂透露出來，指點着一個地方說：『我就是爲了這……』說完把頭更緊一點埋在了瑩妮的肩頭上，身子起了一陣顫抖和扭曲……

瑩妮茫然地把那條豐滿的小臂拿過來，她發見在那小臂上鮮紅地有兩顆「血債」的大字刺在着，這使她週身感到了一種冰冷，自己也開始了鬆軟。

## 十一

李克的被捕，是距他由海參崴歸來的一星期之後。當涓涓的爸爸去工廠的路中，在車中他看見了李克正騎着腳踏車，迎面向他飛馳過來了。他把頭畧側一側，讓李克過去，他到一個崗警的身邊却把車子放慢：

『看見嗎？那個人，才騎腳踏車的那個人……應該派人馬上跟踪着他……』他手指顫顫地從車窗內連頭探出來，指示着那個崗警李克跑去的方向。警察祇是諾諾地點着頭一邊說：

『請把你的名片給一張，我好報告「所長」……』

「不用名片，我的名字蘇耀民，他就知道的……」

「蘇……耀……民……」崗警一面看着那飛去的車子，一面用一隻手指頭，在自己手心裏反覆地劃着這幾個字，嘴裏念着。

當夜，李克他們一共五個工人，被捕了。唯一的憑證就是從李克身上搜出一段鉛筆和幾張紙片，和幾張暗昧的小畫。

審問的手續很簡單，那是在夜裏，僅是問一問他們的年歲，籍貫，就不再問什麼了，接着押下去，等候宣判。

晚上十一點鐘的時候，涓涓正在自己的屋子裏隨便寫些什麼，忽然隔屋裏一串電話的鈴聲響起來了，接着是爸爸的聲音：

「全訊問過了嗎？……一共是五名？……是的，是的……那個就是李克了？……臉色很黑？……是的是的？……哈哈？……這使您受累？……明天下午六點？……我們「馬迭爾」見？……好？……一定？……再見？……」

涓涓儘力屏息着自己的呼吸，儘力鎮壓着自己心臟的跳躍……聽着，聽着……直到爸爸將耳機似乎已經擱置下了，她還把耳朵貼在牆上聽着……接着……接了在她的眼前馬上是幻現出一所監牢。那裏面，正有着無數非人非獸似的東西，在蜷伏着，蠕動着……每隻眼睛全在向牠集中着可怖的光。臨近鐵欄的那個頭髮蓬披得人，那似乎就是李克，他的眼睛却不在看她，他却惡毒地翻上地看着暗夜的天……

①：「馬迭爾」係哈爾濱外人經營的最大的飯店

在涓涓過去不久記憶裏的李克，是那樣爽落充實英勇氣概的青年，曾使她的爸爸像一隻鼠似的假縮在椅子裏的人……現在是犯了罪了。

——他們是犯了罪嗎？

她要高叫起來，可是她還是撲到自己溫軟的床上去叫着別人所聽不到的聲音去了。

……

阿芸的死，她是由一個老媽子的口中聽到的。

「小姐，您的丫頭還沒選到中意的麼？」

張媽打着自己清脆的北京腔，討歡喜似的常常要這樣問着涓涓：「您還是應該……」

「我不再用丫頭。」

『怎麼，太太，老爺恐怕也不依呀。我們待奉的又多不周到，我看您還是花個百兒八的，買一個吧啦……』

在每次張媽絮叨到涓涓不言語的時候，她也就知趣地退了下去，可是臨行她還要補充她說不完的話：

『誰知道您……若是我像您這身份……至少是應該有五個丫頭支使着。』

一次，張媽用了一個黑色建漆的小盤，托了一盤切好了的西瓜走進來，放在了涓涓身邊的桌子上，可是她並不馬上就走。

涓涓正在一張紙上縱橫地寫着字，張媽每天到這屋子裏來，她們的小姐多是看書或是寫字的。今天她看到涓涓在紙上所寫的字，除開那些亂草的，或是蜷曲得像蛇似的以外，她全認得，那全是：

阿芸，李克，阿芸，李克，李克，阿芸……

「小姐，請放下您的筆，吃塊西瓜吧。太太生怕您被蒸汽包熱得上了火，叫我特意給開一個西瓜——這是「稻香村」新送來的一批貨呢……」

「我沒有火，我不想吃這些冷東西，你們拿去分吃了吧。」

涓涓的頭始終是低垂着，筆也是始終沒有停止地在紙上流走着：

……李克，阿芸，李克，李克……

「您，至少也該留一片啊！不然的話，這是不成規矩呢——我們怎能去吃呢？」

「那你就留下一片罷。」

張媽，另用了一隻小玻璃碟子，揀了一片西瓜，放在只要涓涓一伸手就可以取到的

地方——那湛紅的瓜瓢，閃着成堆的銀星，紅得要灘流下來了。

「小姐，那已經是死了的人啦，您還寫她的名字幹什麼呀？」

張媽又托起了西瓜盤子要走了，爲了要洩露自己認得那兩字的聰明，他指點寫在

紙上的字跡說。

·『你說的是誰？』涓涓把一雙紅腫了的眼睛，看一看張媽，又把頭垂落下去，筆尖無目的地在紙上畫了兩下，接着說：『你說的是阿芸嗎？』

『是阿！』張媽遲疑着自己的脚步：『您……要知道嗎？可是太太是不許我們把一些閒話對您說呢……』

『不要緊……你告訴我。』

張媽把西瓜盤又放在了原來的桌子上。

『你坐下說……』涓涓用筆指着身邊一個小凳子說。

『不，太太來了不好……我還是站着……』



誰會相信在社會上有所謂資財，有地位，——銀行的經理，工廠的廠主，——有名譽的紳士蘇耀民，能用一筆低微的款子，買一個工人的女兒，從這一轉賣間也來獲得利潤呢？事實呢，耀民是把這利潤摻進了爲涓涓買汽車的款子裏面來了。所以從涓涓坐的車子上的每個機件，以至於輪帶，坐褥……以至於一滴潤滑油……全要混雜着阿芸的血，塗抹着阿芸的血……那車體的閃光，是血在閃光；那汽油蒸發，是血在蒸發……這當然是涓涓每天所接近的，也是她所忽畧的；是一切人所接近的，也是一切人所忽畧的……

阿芸，在那個夜裏涓涓倒在她的脚底的時候，她戰慄得近乎瘋狂。她看着老爺的臉色是鐵青；太太的臉色也是鐵青，她感覺不到他們儘向她說些什麼，她自己儘說些什麼。她看着老爺在牆上按了一下什麼，一刻是走進來一個人，接着那個人聽過了老爺吩咐以後，出去了一刻又是幾個人進來了，她就被這幾個人拖出了房外……

她起始被網綁起來，放在了一間暗屋子的牆角。鼠子在她的身邊吵架，遠方續斷的

响着汽車的喇叭，窗子上的玻璃有的碎了，風便吹着那缺口不甚尖銳地叫着。接着背後牆上的霜衣，籍了她身上的溫暖開始了溶化……

就如一個夢樣，不斷的夢，就在這夢底顛簸裏，阿芸便被賣到一個四等妓院老板戴阿四的手中。那是一個頭頂光禿閃亮得像一顆肉球似的人。

張媽的住家，就在戴阿四妓院下處的隔壁，當每天戴阿四責打或是叱罵那些不能夠賣得錢，賣淫歸來的女人們，如果她每次回家睡得晚一點，總會聽得到的。就是那些交混在藤條和肉的響聲中，那苦訴的，討饒的低顫的聲音，也能聽得很清楚。阿芸被賣到戴阿四的家裏，是蘇耀民的門房阿七的介紹。張媽到涓涓家裏來也是阿七荐舉的。張媽也是和戴阿四熟識的。

『……我向您說……您是做小姐的，您那會曉得那些下等人的厲害呢！那戴阿四雖然是個下等人……什麼有財有勢的人可全和他認識呢！什麼地痞流氓他也全交……』

阿芸死了，他不過花幾塊錢僱兩個「嗎啡將軍」趁着夜深抬出去，到亂坟崗裏掘一個坑埋下就完了。再就是關於能管到這些事情的官員們，請一回客，或是怎樣也就完了。這官員們當然也是他的朋友哩！聽說他是在什麼「幫」的，他的朋友也多是在「幫」的呢……」

「你知道，在阿芸被拷打的時候，她儘說過什麼話？」

「這個嗎……」張媽作着姿勢，頭仰一仰，眼睛向屋頂上瞥了一下，接了說：「這個我可沒親身聽見……可是家裏人也向我說過……這也是真的……小姐您不知道，阿芸被買去的時候，照例，戴阿四先要用好話說，好話說不聽，這就要開打了，這叫做「下馬飯」。對於別的新買來的女人也是這樣的……」張媽由坐着的姿勢站起來了。並且兩肘支撐在桌上，靠近了涓涓放低了聲音說：「……這真是一點奇蹟咧！阿芸看起來那是多麼老實一個孩子啊！誰知道到那時，她竟那樣兇起來了……她的手腳雖然被綁着，可

是她却那樣惡毒地罵着戴四，她罵他是狗也不屑吃的下流種子……於是戴四的藤條，手掌，和着她的哭聲罵聲簡直是交響着了……她也罵到了我們——」張媽發覺了自已的話說流了嘴，臉立地紅起來，涓涓却似遺忘了一切似的催迫着她：

『說說下去——一定不許有一點隱瞞……』

『這怎好說啊？老爺……太太……』張媽扭妮着，

『不，你一定要說……老爺太太……我發誓絕不使他們知道，你會告訴過我這事，我發誓！』

涓涓的兩隻拳頭抵着桌子，她站立起來。

『祇要您不向老爺太太說，我相信您……我一定要全說給……』張媽的聲音由哀懇轉到了剛強。她說：『……她罵的話並不多，她只罵老爺和太太是吃人的野獸，連獸也不如的惡鬼！她說她父親臨死曾說過：在不久的將來，他的子孫和弟兄們，一定要一寸

一寸地斬斷了他們仇人……她似乎還在怨恨着她的媽媽……」

關於阿芸的話，就如幾千條有倒刺的舌頭，從那天起便開始舐着涓涓的週身，涓涓的心……

人吃人的野獸……。

獸也不如的惡鬼……。

將來一寸一寸地斬斷了……。

一直追隨地舐着她……如今她見到了瑩妮，她們在積雪的球場上，汽車中，涓涓就如一個很久的酒醉者，瑩妮是一陣偶爾吹來的涼夜底風，這使她再也不能扼止下她底嘔吐。

## 十四

『此後你將要怎樣呢？』

夜深了，涓涓和瑩妮還在不斷地說着。她們在晚飯的時候，酒是喝得超了她們應該有的量，更是瑩妮她復仇似的喝着。現在她點了一枝紙烟，並排地和涓涓坐在沙發上，問着涓涓。同時把面前桌上斟滿的一盃酒又喝了下去。

『此後……誰知道此後……』涓涓的酒量不能比瑩妮，她雖然也把自己面前的孟子拿起來，也要像瑩妮似的一飲而盡，但她却沒能夠，祇是勉力地呷了一口，又把那孟子放在原地方，瑩妮又已把自己的酒注滿了。那盃中鮮紅的葡萄酒蕩漾着天花，映下那溫柔的淡紅的燈光，一塊將將凝結起來的紅寶石似的還微微起着顫動。

『你當然不能常這樣暗不見天日地，毀壞着自己啊……你不能比我……承担苦痛……這就如你不能和我比較酒量一樣……我已經懂得它們了……我能像一盃酒似的那樣接待它們……但是你不能啊……』

「我此後，要離開我的家……」

「要離開你的家到那裏去呢？怎樣離法呢……」

「到那裏去？當然世界上並不止這一塊地面上的空氣的吧？只要有空氣的地方，人就可以活下去的吧——我要先弄到一筆錢……」涓涓昂奮起來了。

「弄到一筆錢……」

瑩妮把身子仰在了沙發的背上，眼睛垂閉起來了，接着說：

「騙款子……無目的地走……這是不甚高明的……你走了以後，他們要做什麼總還是要做下去的……也許更要加倍些……你應該留在這裏，持着他們對你的愛情，勸一勸他們吧！關於這類人吃人的卑劣的事情，也許能少發生些……不是麼？」

「不，瑩妮，這是沒有用的，他們不接受誰的勸告的……」

「你這樣做過了嗎？」瑩妮睜開眼睛呆呆地看了看涓涓說。

「當然是做過了……並且不是一次。可是每次他們全護誚似的同我說：『孩子，你還年青，爲什麼要擔心到這些事呢？我們弄錢，不全是爲了你將來的幸福嗎？你怎說這些瘋話呢？……這是不着邊際的……你不要相信壞書本子的一些邪說……爸爸是懂得一切的。……』」瑩妮，他們的心願已經僵硬了，決不是我這點點熱情就能夠柔軟了的……」

「是的，這是改良主義……」瑩妮的頭微微有點向一邊側下來了，似乎有了睡意。可是她嘴裏還是回答着涓涓。

「這是「改良主義」……我失敗了！」

「我也在想，這「改良主義」是行不通的了……好涓涓，你是比我高明的……」瑩妮，從沙發上站起來，把兩隻手搭在涓涓的肩頭上，搖動着說。

「我不再浪費精神改良下去，我明白了，一個人只要關於到他們的切身利益他



們不會接受什麼違反這利益的勸告的……——改良？這是謬誤！我由幾多次的經驗，我證明了這是愚蠢，謬誤……這是浪費自己精神的最可憐的方法……」

涓涓說着最後的幾句話，每個字全使她激動，她的聲音失了正常的音調，似乎是用純鋼的刀在寸斬着一段段的鐵……

「放平靜些……我完全承認你……放平靜些……——我問你，你現在感到喝酒怎樣？」  
「瑩妮溫軟地拍着涓涓的肩頭說。」

「沒什麼……只是到煩悶到不可解的時候，偶爾喝一盃，但是並不像你——你這次在家也常喝吧？和在學校似的？」

「在家並不——這是第一次……」

好像被瑩妮忘了的酒盃，似乎又被她記憶起來了，她又喝乾了它。又注滿，涓涓也喝乾了自己的盃子，但是她却不再注滿了。

蓮姆在床上睡得正香甜，在夢中常常要有一絲絲笑意浮到她的嘴上來。那口唇和兩個腮頰像經過燒烤似的鮮紅着。

一些窈窕的酒瓶，空着肚子，在一些碗盞的中間亂聳着。每件器皿裏面的菜，有的簡直是完好無缺地擺在那裏。

『蓮姆是幸福的！』涓涓也立起身子來，走近床邊看着蓮姆的臉說：『她的媽媽……她的家庭全很好。』

『幸福誰不是幸福？我……以及我們學校裏所有的人，社會上的人……全是幸福的——幸福？涓涓！幸福是在別人的眼睛裏，痛苦却是在自己的心裏啊！有時也許和這完全相反：痛苦是在別人的眼睛裏，而幸福却是在自己的心裏呢……』

醉意開始要顛亂了她們，由涓涓提議飲些涼的飲料，於是由張媽撤去了棹子上的盤碗，提了半打汽水來。她叫張媽留下一柄啓子，並且囑咐着說：

「你去睡你的。老爺太太回來，你就說我們全睡下了……」

「您……」張媽還似乎要說些什麼，可是涓涓却向她簡單地揮了一下手，張媽便走了。

她：  
瑩妮和涓涓每人喝了兩盃汽水，覺得有點清醒了。待要喚醒蓮姆，瑩妮却阻止住了

「讓她睡吧。」

她和涓涓也就在蓮姆的身邊睡下了。爲了酒和汽水交溶，誰也不能夠入睡。彼此的  
眼睛要躲避着，可是越躲避越要遇着。

蓮姆，因爲到涓涓家裏來的路中，走得急迫了些，又被瑩妮和涓涓勸飲了兩盃酒，所以  
她一直是睡着。

「涓涓，如今我好像覺到了，我們的父母，他們對於我們，和對於他那些佃戶，屬員……」

是沒有什麼兩樣，我們是他們財產的一部分，物品的一部分，他們有使用，變賣的自由；喜惡、生、死的自由……而我們自己却沒有。他們爲的要裝璜自己，所以他們要有兒女；他們要放債，要得到更多的利息在將來……所以他們能夠捨出一部份本錢使他們的兒女去讀書……我今晚得了很多的啓示，這應該感謝那些用自己的生命來啓示我們的人。

——像阿芸和李克……」

瑩妮說着坐起來，涓涓也坐起來，她們的眼睛對瞪着，爲了她們這樣忽然坐起睡下……蓮姆也警醒了。她不知道這是怎樣一個謎，她也坐起來，望着這兩個着了魔似的人。

「睡下吧……」瑩妮拍一拍蓮姆的臉。又跳下地倒了一盃茶給她喝。

「爲什麼你們還不睡呢？什麼時候了？」蓮姆從瑩妮的手裏喝着茶，還是呆呆地望着說。

「我們這也就睡……」喝了一盃茶，蓮姆又躺下了，不久便又睡了去。

就在這個夜裏，消涓和瑩妮共同決定了她們共同的出路，此後各自處理自己環境新的戰略，並且有計劃地忍耐，這使她們獲到了一種新的喜悅和安甯。她們朦朧地意識到惟有自己毀滅自己，不尋求方法的人，才是世界上最愚蠢的人。她們不想再做這樣人了，她們要從另一條路去探尋人生的路了。

## 十五

夏天。

一簇簇的人在操場的樹蔭裏，遊廊上，課堂裏面……低聲的咕嚕，尖銳地發笑……似乎全在爲這發生的故事所吸引着了。評論，嘆息……推測着結果。

校長室的四周，門口也堆滿着人，她們似乎全在熱心地期待着這個偷竊的案件，能夠使她們看到一個意外的刑罰。這罪惡似侮辱到了她們自己……她們似乎全要洗清

了這罪惡的沾染，要把這個製造罪惡的禍首蚊蟲似的消除了。

『那是我自己的錢……』王鈺蠢直着聲音：『那是我自己的錢……』爲自己辯解着。因爲她這樣的蠢直的聲音和那頑梗的樣子，這引起了門外人們底笑聲。

校長用手向門外指一指，意思是在禁止人們的笑聲，可是她自己幾乎也要保持不了自己臉上的尊嚴。

『你還敢說是你自己的錢嗎？失主現在這裏……』校長面朝着王鈺，用手指着她身邊那個失了錢的失主。

『那是一定的……一定的……那是我自己的錢……你們這樣冤枉人……頭上是有天的啊……』

這使校長也不能不隨着門外人們的笑聲裂開自己的嘴，使那長大的門牙鉤探向唇外。

「這錢……你說是你表兄留給你的好，我已經用電話通知了你的表兄，待他來了，看你這敗類的分子還有什麼好說——你先回去上課罷。」她揮着那個失主說。失主愉快的鞠了一個躬，笑着轉過身半跑着加入了那上課去的人羣。

「我也要上課去啦……我不能耽誤一點鐘……這對不起爹……」王鈺也要走出去。

「你你怎能？」校長眼睛細細地笑着，把時纔探伸出來的門牙收斂起來了：「這樣敗類的分子，還想上我的講堂嗎？」

王鈺聳聲地叫着哭了：

「我不能耽誤一點鐘啊！我來念書不容易……！」

「看着她——」校長指一指王鈺向校役說了，自己走去了。

當這一點鐘過了以後，在學校的揭示牌上，一紙新佈告貼出來了，那貼佈告的漿糊

還沒完全乾。——王鈺已經離開這學校了。

查得第四班學生王鈺品行惡劣，有沾校譽，按校規第×××條  
×款，應即除名。此佈。

校長 孔如賓印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那鮮紅顏色的印泥，也還未完全澈乾。

爲了這事，蓮姆尋到了瑩妮她們，她問她們對於這件事情的意見。

「這有什麼批判的……不必說什麼「校令」，就是什麼官家的法律命令一些玩意兒，還不是爲了保護有財有勢的利益而預備的嗎？這社會……」

瑩妮說着，臉色佈滿着悲苦與不平。涓涓，小嫻，荷子，珉……她們的臉際，浮現着興奮，微笑，淡漠……各種不同的表情。



涓涓挽過蓮姆的手，要她說些關於王鈺的事，她們便一同也尋到了一帶有樹蔭的下面，有長椅的地方坐下來。這時候院內已經顯着清淨下來了，因為是放午學的時候，有的回家，有的去睡午眠……

「王鈺嗎？我倒不曉得她是怎樣的一個人……」蓮姆說着把那雙劍形的小眉毛門蹙了一下……「可是我們全班的人全知道她窮……」

「窮，窮便應該偷別人的錢嗎？這窮也窮得不清白，不志氣……」荷子小聲地截斷了蓮姆的話，譏諷着說。

「……不是這樣啦！她的伙食費已經是兩個月全沒交出啦！伙食委員催迫她，同學們譏罵她，說她是「白吃別人油水的窮鬼。」校長因為她的寢具不好，衣服也不好，罵她是不懂體面的野蠻人……這大約你們也全知道啦吧？」

「這個我倒知道一點，我是要知道一點關於她的家……」

瑩妮，她如今變得靜默，思量，和平……說話的時候很少浪費，斬斷而有條理。總以一隻啄木鳥的啄角似的在貪婪地向每件事情探索着根源，涓涓却似承繼了瑩妮那具灰色人型的甲冑了，而如今的蓮姆又似乎相同瑩妮和瑩妮初認識時候的涓涓。餘的人看起來，除開小嫻更增胖了增高了一點以外，全沒有什麼變更。

## 十六

王鈺是人家的童養媳。童養媳在鄉村裏，是屬一於種特殊的奴隸階級。她們既不像被僱傭的奴隸還可以自由地按着工資出賣自己的勞力，又不像真正的兒媳那樣被人看待着。

她們的出身，多是貧農人家的女兒。父母既沒有自己的田地好耕，又沒有什麼保障可持。他們唯一生命的源泉，就是仰仗着地主們購買他們底勞力。一旦如果地主不需要

他們底勞働力的時候，那就是他們底荒災年。那他們底兒女也就不能再養活下去了，這時候他們也許將他們廉價的僱出或賣出，未成年的女兒便作人家的童養媳或是怎樣……總之他們還要自己的種子活下去，無論是怎樣地屈辱苦痛着活下去，他們也不肯使自己的種子活活地餓死在自己的眼前。

王鈺也是屬於這洪波裏的一個沫泡，她的媽媽在她初生幾歲的時候就死了；爸爸去當了兵，虧得王家收留下她，她便做了王家的童養媳。

王家也是貧苦的，可是王鈺的丈夫王庸却得到一家親戚的資助，能夠在本鄉的小學裏讀着書了。

王庸的父親爲一家地主做了十年的工頭，他積下了三間草泥墁成的房子。他因爲看着地主們的兒女們紛紛地出嫁，結婚，入學，遊洋，畢業，回國……於是他夢似的盼望着王鈺趕快能長大起來，王庸由學校裏也畢了業，眼看着這一對孩子結了婚，這也就是他

一生的光榮和希望。他不如別人那樣對待童養媳，他總是說：

『窮人對待窮人，是不應該學富人那樣啊……』

王庸也是有着父親這樣善良的性格，他看待王鈺就如自己親生的姊妹一樣溫和，負責……他每天由學校裏學得的功課，他必定要儘可能教會了她，所以當王庸由學校裏畢了業，王鈺雖然沒有一紙證書，可是她所學的却和他相等了。

在王庸卒業後的一年夏季，父親和母親，幾個小弟妹，全染了疾病死了，王鈺和王庸便做了正式的夫妻，

王庸又承資助他讀書的親戚在哈爾濱一個公署裏爲他找到了一個練習書記位置，每月薪水二十元。同時他們的求知慾，却隨着年齡和身體對比地生長起來了。他們還要繼續着讀書，他們憧憬着未來的幸福和光明。

爲了讀書，王庸把父親給遺下的草泥房子也賣了。傢具也賣了……繳了王鈺的第一

季的學費。自己一面做書記，一面也在一個祇要學費不限程度的大學裏讀着夜班。——這竊盜罪，是王鈺入學的第二學期發生的。

「我總疑心着甘雅賢的錢不是王鈺偷的呢……平常她是那樣自重着啊！」蓮姆說着眼睛望着其餘的人。

「不自重的事，才多是自重人幹的呢……」

說這話的人名字叫白莉霜，她是校長的親戚，平常人們給她的綽號叫「趙飛燕」，因為她是輕飄得要不存在了。她說了這一句就走了，人們看着她那搖擺的腰肢，透明的紗衫……蓮姆罵了一聲輕輕地唾了一口：

「呸！妖媚的狐狸！」

「她是甘雅賢的密友啊！我們這學校真是無奇不備呢……」

人們全為珉這斬截的說話引得大笑了。

涓涓和瑩妮在這笑底波動過去之後，兩個人的眼睛不期然地相互打了一個問訊，  
似乎在說：

——這又是個浴着別人的血，吸着別人的血……的吸血鬼啊！

「爲什麼她偏要說是王鈺偷了她的錢？」瑩妮問着蓮姆。蓮姆咽了一口唾沫潤了潤喉嚨接着說：

「……那是晌午我們全下了課，王鈺還在教室裏趕做着自己未完的功課。據甘雅說她的一張五元的票子就在那個時候丟掉的。」

「他的錢放在那裏？」

「據說是書桌子裏。」

「她爲什麼要在那裏放錢？」

「據說她是在放學的時候，要同白莉霜去買一雙時樣的鞋子。」

『唔……』

蓮姆拭着自己鼻頭上的汗，她疑惑地看了看涓涓她們，接着說：

『王鈺真倒霉！偏是今天她交伙食費，又偏是那張票子被甘雅賢認出來，說就是她丟掉的那張票子——現在甘雅賢不正是輪值着伙食長嗎？』

『就是那張票子？』

『是的，就是那張票子。』

『那張票子是有什麼特徵？』

『據說，她是認得那顏色，還能背讀出號碼。』

『號碼……？』

瑩妮咬緊她的下唇，沉思着一刻說：

『有錢的人真是精細啊！她還能背讀出一張通用票子的號碼？——校長大概就是

根據這個理由開除了王鈺，也好，開除就開除他媽的，橫豎這樣狗屁的學校和狗屁的校長……也值不得留戀！

人們全爲了瑩妮這樣粗野的說話笑得尖叫起來。其中笑得最甚的是小嫻和荷子，荷子竟拍打着瑩妮的肩頭，拉着北京腔說：

『您，您這是怎麼啦？』

涓涓不笑，也不說什麼，祇是在想：

——王鈺爲什麼要偷別人的錢呢？她莫非不知道這偷是不道德的行爲嗎？她爲什麼必定要偷呢？

同時一個幻影，黑着臉色蓬亂着頭髮，眼睛深陷得兩個燃着火的洞似的幻影，憑了鐵欄，似乎在這樣解答給她了：

——你們自會明白的。



特權者和資產者們，跑馬，跑狗……玩得膩了，他們要看一看跑人，嫖妓女，玩舞女……幹得厭了，他們要轉一轉趣味的方向，要來欣賞欣賞女選手們的大腿了……

秋天，哈爾濱要準備開一個秋季運動會了。每個學校平常蒙養着爲爭校譽的選手們，開始活躍着了。選手們在學校，也就如東洋的武士西洋的騎士那樣誇大和會榮。

瑩妮倚坐在宿舍的窗口，茫然地看着操場上正在練習着跑和跳的一些人們。校長也正在一邊和體育教員在談論着一些什麼。

秋初的太陽底灼熱，比起暑假以前似乎也沒什麼減退，也就如學校裏一切沒什麼改變一樣——至少是在她的眼睛裏。

寂寞的繩子，又開始在瑩妮的周圍打起環結來了。

這次瑩妮由故鄉裏懷歸來的悲傷，不是她爸爸達山的給與，也不是小珂。就是蹲踞在那林角祖父的孤坟，她也不再感到什麼了。如今充沛着她的，只是一種莫名的沒落的悲感！

在這一個暑假的期間，她曾目睹過了佃戶們怎樣在被官兵勒索和摧殘，地主們聯同起來增加地租，廉價收買他們的勞力……佃戶們的汗水從背上滾落進土裏，被太陽灼乾着；一頭牛似的在田裏從早晨到黃昏，爬着，爬着……豬一般地全家生活在那草泥垛成的小房子裏，吃着地主們狗也不屑吃的飯和菜……赤腫着他們的腳，女人們無晝無夜地縫綴着丈夫或是孩子們底衣服。

——這是怎樣一個不平的人間啊！

她又在這重重的回憶裏，抽拔出自己來。——一隻燕子掠過面前，又掠過來。一隻麻雀也追隨着攢向操場那面，一列楊樹的叢中。接着一隻雀鷹騰飛起來了，燕子們箭似的

直直穿向了天，麻雀噪叫地四處分飛着……。

一陣人的噪叫聲和手掌交打的聲響橫飛過來。瑩妮逆着這聲音的方向看過去，跑在前邊的那是蓮姆，後面人的姓名她不清楚了。瑩妮不期然地也遙遙地拍了兩掌，當她的手指綳直，還在準備拍第三掌的時候，蓮姆早是飛躍到了終點。接着又是一陣人聲和掌聲。

瑩妮可以看到蓮姆是怎樣失度的喘息着，同時拋着勝利的微笑，報答着爲她鼓掌的人們。接着，一並排又是五個人蹲在起碼線上了，作着準備的姿勢，在靜等待着司令者的槍聲。

這五個，不獨瑩妮熟悉她們的名字，就是全校中的同學也沒有不熟悉的。她們就是這崇德中學的「武士」「騎士」特殊階級，爲學校爭校譽的「運動員」學校的驕子和功臣。

一轉眼間，這五個也先後地抵達了終點。這五個之中，申雲的成績永是超邁的。其次是柳貞尼，林畸，秋瀟或是文儔。這就是崇德中學的五狐隊，也就是次年蜚聲全國的什麼「將」。

五狐之中，氣燄最甚的要是柳貞尼了。她有着一雙山羊般的大眼睛。身材又是那樣碩健，一般年齡較小的同學，多是恐懼着她。

一次，瑩妮倚着樓欄閒眺，貞尼伴着她的幾位同志，也正在那裏高談着她們底雄心和努力。那正是將落過雨的天氣，地上的積水倒映着靜靜的天空，雲在輕快地爬行着。每處滴流的水溜被太陽閃射着全遙現出寶石似的光輝。工廠的烟囪傾吐着濃濃郁郁的烟，繪畫似的渲染着天空。樓壁，屋頂，遠處的林梢……以及那禮拜堂尖塔上的十字架，全似憑添了一顆鮮美清新的靈魂。

瑩妮正在這莫明的陶醉裏，忽然一聲粗嘎的罵聲，把這樣美的詩似的意境粉碎了。

『你個小動物。敢違抗我們嗎？趕快下樓去給我拾上來……去——』

柳貞尼的兩隻粗壯的手指，正提扯着一個小同學的一隻耳扇，拉向樓梯的方向去。餘的人們在哄笑……

那個被扯耳扇的孩子，眼淚在眼球外面打着旋轉，臉上不自然地抽搐着，在快要臨到下樓去的第一段階梯，孩子還在哭着聲音訴說着：

『你，你，你爲什麼這樣兇啊？你的手絹自己落下樓去，爲什麼理由要我去爲你檢？你們倚仗着什麼，常是這樣欺壓我們？今天我失掉命也不再服從你們了，憑你是怎樣……』

柳貞尼毫不放鬆地還是扯着那孩子向樓下去，嘴裏還刁巧地說着俏皮話，山羊似的大眼睛惡毒地閃轉着。

子。

「憑什麼理由嗎？和你們這些小東西還講什麼理由？我的高興便是理由——今天非要你從泥裏把手絹給我檢出來不可。並且還得給洗干淨了……」

人們底笑聲越高了。孩子却哭出了她的聲音。柳貞尼還是一級一級地在拖着那孩

瑩妮過去扭住了柳貞尼的那隻扯耳扇的手儘力和平着聲音：

「這是危險呢！樓梯這樣高峻你放開她好吧？」

柳貞尼向瑩妮翻看了一眼——她們之間是顯得生疎而遙遠——拉長着聲音說：

「這……似乎不甘您的事吧？請閃開——」

瑩妮的臉色由蒼白而鐵青，聲音似乎也變成了鐵青：

「什麼叫不甘我事？這小名不還是叫學校嗎？這不是野獸逞威風的山林。你這是人的行爲嗎？你欺侮奴隸你弱小的同學，你這是人的行爲嗎？」

柳貞尼竟捨了那個孩子，轉上樓來，撲向了瑩妮。瑩妮還不等待她舉手的時候，却先在她的鼻子上拍了一掌。那時才笑着的人們也全圍攏過來了。

柳貞尼的鼻子瀉着血了，一刻那白色的衣服全桃花似的濺滿了血底斑點。她也不再來撲打瑩妮，却祇是把一雙大腳踩着地板咚咚響叫罵着。嚷着去見校長……

小嫻，珉，涓，涓，荷子和其餘的人也跑了來。一刻校役來傳話，校長叫打人的和被打的，全到校長室去聽訊。

審訊的結果，瑩妮被記了一大過，以儆效尤，而保全運動員的體面。在當時涓，涓全爲她有些懊喪和不憤，瑩妮却祇是冷寞地笑了笑說道：

「隨便她記好了。」

如今她想起這故事，自己又覺得有些好笑和氣憤了。

運動員們一起一起地，大約全是練習完了，正在簇聚在一起，說笑着。體育教員和校

長，也在指天劃地在討論着什麼……

忽然蓮姆跑來她的跟前，額上和臉上的汗還沒有乾，她扭着瑩妮去尋涓涓。涓涓那時正躲在校園角一帶樹羣裏讀着一冊世界史綱。

第一部終